

論

語

新

編

釋

王

敦題



奉核爲准 國民公科補充讀本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增訂

節錄揚陽縣政府通令各校採用本書之新教字第四〇九二號訓令查與仁復禮，早為 教部所提倡，值茲抗戰方殷，培養民族道德，振奮人心，實有賴於孔道之推行，審核該書摘出之章段，尙合現代之需要，註述亦符合本黨之主張。……

增訂並附表解

論語新編釋

17059

葉源編述



原 序

楊樹榮

孔子一生言行，具見之於論語二十篇中。故太史公爲作世家，幾全取材於此，而不復他求，說者謂爲儒家之秘要，道義之準的，誠知言也。顧其爲書，據漢志所載，乃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雖其間或亦以類相從，而畢竟分章散見，立言不爲義例，讀者往往有茫浩不知其畔岸津涯之感，而難以觀其會通。自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諸名家以後，如朱熹之集註，何皇之集解義疏，阮校之何邢注疏，金澈之味根錄，鄧林之補註備旨，劉寶楠之正義，錢穆之要畧等，類能究洞微旨，多所闡發，而篇章詮次，則悉仍其舊。近見時人王向榮編著論語二十講，分別篇義、章旨、通論及文法檢討，講明義理，指示途徑，其通論一部，係取一篇中之同性質同意義者，類比爲論，能使讀者得到較有系統之智識，蓋視昔人述作爲有進矣。然因襲原書篇目，不再另分階段，雖云免涉分歧，而要之尙有一問未達。至於胡適、謝无量、馮友蘭、諸氏所編著之中國哲學史中，對於孔子學說，固能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惟是鈞稽論

列，不主一書，亦未能該而存之。今葉君源，獨毅然以內篇外篇之法，重新篇次，不使雜廁，取便互相發明，歸於一貫。若夫事屬瑣細，無關宏旨，或時異勢殊，應通其變者，概從刪節，以省篇牘，非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胡能有此？昔程伊川先生在經筵時，每拾一題，必引古證今，極盡旁敲側擊之能事，實於世道人心有補，聞東儒牧野謙次郎之講經也亦然，若葉君此書，既通大義，規及時事，豈所謂異代同揆，曠世有契于心者歟？抑吾更有所感者，昔孔子哀道之不行，憂時之不治，栖栖皇皇，席不暇煖，而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匍匐以救之，其明道濟時之精神，洵足以使懦夫立志。方今倭寇深侵，邦家扞陜，凡屬國民，尤應本孔子遺教，自強不息，修攘之業，興繼之功，有賴于激揚策厲者正多，勿謂半部定天下，半部致太平之徒侈美談已也。然則葉君之編著是書于此時，其用意不亦深遠矣乎？書成，出版有日，亟丐予爲之序，因書所見質之，亦聊以助鼓吹云爾。

再版自序

晚近風俗窳敗，人心浮靡，求其能砥礪名節，効忠黨國，以仁愛相尚，以禮義相處者，寥若晨星之落落，關心世變者，未嘗不引爲隱憂也！

自抗戰以來，國人怵於滅亡之無日，咸知非精神總動員，不足以言抗戰，尤不足以言建國，故當軸袞袞諸公，莫不以培養公民道德爲職志，將以整綱紀，端人心，移風氣，使三民主義之眞精神，得以澈底實現，此其道多端，而要以教育爲主要原動力。

陳部長立夫先生云：『今日教育之要務，必須發揮青年仁厚愛人之德性，使人人洞達人情，愛護真理，乃可弼成長治久安。』可知今日實施公民教育，微特灌輸學生有法律、政治、經濟、各部門之常識，尤須注重培養其德性，以仁敬愛，以禮敬敬，化澆漓爲惻隱，庶能本『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爲國家盡大忠，爲民族盡大孝，蔚成良好之風氣，斯則非實踐孔道不可也。

論語一書，經緯萬端，其最高理論，在陶溶人類之德性，能實踐仁、義、忠、恕、孝、悌、禮、樂，故其對己也，主張自責自勉，其事親也，

注重述志承歡，其對學問也，必以六藝爲素養，其對政治主張也，必以均平爲原則，故趙普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誠不過言也。

源能行無似，未能匡時易俗，對於聖道，望而未見，然高山仰止之心，無時或息，爰於公務之餘，從論語選出切於日用者七十餘條，分門別類，納入黨化理論，冀於進德修業，藉資補助，茲者初版已罄，謬蒙友好相勗，再行增刪付梓，自問義疏詞拙，訛脫不免，深自縮慙！

抑又有說者，摘經割章，古人所戒，然朱子撮上下孟編爲孟子要略，曾國藩選錄經史，編爲百家什鈔，以昔類今，未乏例也，况聖哲言行，只重實踐，零整何預焉？所望海內外賢豪，錫以指南，俾他日再版，得資改善，又幸矣。

例言

1 本書正文選自論語原本七十五條，成一總篇二章十三節，編爲系統之經訓。

2 本書對孔子原文，除艱深字義加以註明外，并附語體解釋及補述，末將本文整成有系統之圖解三張，使讀者深切明瞭。

3 本書補述，以總理遺教，總裁言論，及中外古今賢哲或忠臣孝子史實，作爲參証，間或從原論語中取材引助。

4 各家對原文註釋，不無異同，如交友類第四項「三人行必有我師」一節，各人見解本書完全採入，作爲參証，使讀者免囿於一說。

5 本書適合學生作公民科補充讀本。

論語新編釋

項目	頁數
楊序	一
再版自序	一
例言	一
總篇 做人方法	一
立志	一
氣節	五
孝悌	七
忠恕	八
禮樂	一二
仁義	一四
言行合一	二二
力行重於理論	二三
戒卑僞	二四
勇改過	二五
戰勝環境	二七
知機權變	二八
注意三戒	二九
建立正確思想	三〇
造成智仁勇	三一

論語新編釋 目錄

目錄

項目	頁數
第一章 對己	三五
實己	三五
求己	三六
自勉	三六
第一節 儀容	三八
儀容	三八
態度	三八
第二節 反省	三九
力圖自強	三九
知人	四〇
檢討	四一
向上	四二
第三節 求學	四三
貫徹始終	四三
博學問思	四四
實習與研究並重	四六
知新與溫舊	四八
第四節 做事	五〇
有恆	五〇

周詳的計劃	五二	戒除三愆	六八
果敢的決斷	五三	第五節 教人	七〇
第二章 對人	五三	審度程度	七〇
同憎心	五四	因時利導	七一
戒驕吝	五四	第六節 從政	七二
第一節 事親	五四	多聞多見	七二
恭敬	五六	先給老百姓好榜樣	七四
和顏悅色	五七	正己然後正人	七五
不逸不怨	五八	寬赦小罪任用賢材	七六
擇友標準	六〇	第七節 用人	七八
事賢友仁	六一	公正寬厚	七八
越久越敬	六二	不拘執其先人微賤	八〇
謙虛擇善	六二	不計較其本身卑微	八一
勸善規過	六三	預防隱蔽	八二
第三節 觀人	六三	第八節 政治原理	八四
詳察始末	六四	足食足兵與立信	八四
聰言觀行	六五	用正去邪	八八
詳察好惡	六六	導德齊禮	八八
識破虛偽	六七	均和安	九一
第四節 應對	六七	第九節 國防	九六
適人適言	六八	訓練武備	九六
		救民曉戰	九七

論語新編釋

葉源星河編述

總篇 做人方法

1

立志

(甲)堅貞：

這是孔子教人立志要堅強，不要被外物轉移，原文在子罕篇九。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註) 稱師爲子。匹

夫是庶人，卽是平民。「志」是心所傾向的事業。

(解釋) 孔子說：「三軍雖然很多，但有時人心渙散，一旦戰敗，則其將帥，可以被敵擄去，惟有志一事，是從自己立心做起，就是一個平常的人，他若立定了志向，任憑別人有多大的勢力，亦不能奪得動他，可見立志是很要緊的。」

(補述) 我們立身處世，無論從事農、工、商、學、軍、政、黨、醫、各界，均應早定志向，否則如舟之無舵，射之無鵠，東轉西飄，一生事業，終無成就，孔子十五而志於學，總理十七而倡導革命，故能成其偉大，可知在少年時代，便應堅決確定，既定之後，誓志不移，始終如一，同時還須要有勇氣，去實現平生的志願，否則紙上空談，決不能成爲事實了。孟子說：「持其志，毋暴其氣。」又說：「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可知志和氣是有連帶關係的。假定有志而無勇氣，一旦遇着困難，便心灰志餒，依然和無志的一樣，故志氣成功

底要件，必須要有：(一)計劃(二)毅力(三)忍耐(四)專一(五)有恆(六)節操。有了這六種條件，無論任何艱難險阻，都是搖動不得的，原以為古今中外，凡志氣堅貞者，自己不但能成功立業，甚且還可以改變時代，創造新的社會國家，如我們的國父，他當初提倡革命，鼓吹三民主義，人人目為大逆不道，然而，他不顧一切，奔走海內外，努力奮鬥，屢次失敗，仍不灰餒，再接再勵，四十年如一日，終能推倒滿清，手創民國，奠定中華民族萬世自由之基。又如哥倫布之尋新大陸，同舟者再三勸阻，至於謀殺其性命，他仍是再三安慰，鼓勇前進，志氣毫不灰餒，卒能覓得亞美利加洲。再看蘇武出使匈奴，在外十九年，被迫到北海邊去牧羊，大節凜凜，誓死不降胡，弄得單于始終不能屈服他。凡這種種，他們都是誓志堅貞，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任憑顛沛流離，誰也不能打銷其志氣的；反之，三軍人數雖多，力量龐大，假定主帥把握不住，萬人萬心，兵無鬥志，一旦戰畧失敗，軍旅便要馬上崩潰，像狄清平南蠻，張燈設宴，三鼓奪了崑崙關，而儂智高敗走大理；李愬冒雪暗渡蔡州，而吳元濟被擒；這便足以證明三軍之帥可奪，而匹夫之志却始終不可動搖。

(乙) 正大：這是教人立志，應以道德為先，原文在述而第七。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註)「藝」是六藝，即禮、樂、

射、御、書、數「游」是沈浸滋長。

〔解釋〕孔子說：「道是天地間的真理，處世的法則，我們要繼往開來，創人類的文明，便應立定志向，以道爲正鵠，（故曰志於道），行道而有得於心，德性日全，便應據守而莫失，（故曰據於德）。人類良歹不齊，品性各異，對着仁人，必親必近，（故曰依於仁）。漫游於六藝之中，使德業有進步，（故曰游於藝）。」

〔補述〕我們立志，固要堅貞，同時亦要光明正大，否則志趣卑鄙，貪污邪惡，於己於人，反爲有害，例如希特勒出身是個士兵，墨索里尼出身是個鐵匠，他們所以能够成爲納粹國家——德意——的領袖，不能不算他有堅苦卓絕的志氣，和勇敢奮鬥的精神，可是他們只知以暴力與權威去破壞和平，實施專制獨裁的政制，去壓迫其他弱小民族，造成世界空前焚殺的慘史，那雖有志，究有何用？這裡所謂「志於道，」就是教我們要抱着仁義之道，也即是要本着三民主義去救國救民和救世界，因爲民族主義，是在恢復固有的道德，扶危濟傾，造成民族的復興；民權主義，是在實施權能分開，造成真正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是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促進世界大同的經濟政治，所以整部主義的原動力是「誠，」其最高理想是「天下爲公，」惟能「誠，」能「公，」故其革命原則，乃能與仁義道德互相配合，這種修齊治平的大道，便是我們應該切實服膺的，同時，我們還要確定自己的志願，是在做大事，去福利國民，不是做大官去誇耀鄉里，因此

我們的腦裡，時時刻刻要有：（一）繼絕世，興滅國，扶危濟傾底精神。（二）爭取真理，創造人類文明的任務。（三）犧牲小我，福利大我的宗旨。（四）砥礪學行，完成主義底決心。什麼是據於德？就是我們已知道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我們便要信仰堅強，立念專一，言行忠實，無論是漢奸偽組織以至異黨怎樣煽惑，都誓不轉移。志願堅定了，人生觀便可以確立，還須再親近仁人，遠離小人，去研究六藝，使品學互有進步。委員長對六藝非常重視，他說：「現在的教育，文人不學武藝，武人不學文事，馴至養成重文輕武的惡習，現在各新興國家，不僅男子要習武，就是女子也要習武，所以他們能够發揚剛健強毅的民族精神，造成磅礴偉大的民族力量，完成他們復興國家民族的事業，今後學校教育還是要根據古人「文武合一」的精神，與「六藝兼修」的原則來辦，因為古人所講的六藝，實在是現代國民所必需具備的基本修養和技能；……所謂禮，乃是統括持躬接物，一切合理的態度和規矩；……所謂樂，就是音樂，音樂可以陶情冶性，振作精神，慰藉勞苦，和樂心志，養成個人底高尚人格，與社會純正的風俗；所謂射，過去是指着射箭，現在是指着射擊（槍彈），我們一般國民，不僅不會射擊，連看都沒有，如此欠缺，何以做現代的國民？御、從前稱為騎馬駕車，現在飛機汽車發明，駕駛飛機汽車，也稱為御，雖然前後工具與技術有所不同，而御的意義和重要，仍無二致；此外書是關於書寫文學等，

數是指着數學統計測量和其他數學相關的技術。總之，六藝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如果不以此六藝教人，縱使受教育的人，成爲全材，便不能算是完全的師資。「我們看了 蔣主席的訓示，便知道六藝和人生有密切的關係，應該留心學習，使各科都能够均衡發展。而對於志道據德，更應及早決定。夏正夫先生說：「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生一敗三可惜。」這裡所謂「不學，」「閒過，」「失敗，」就是一般青年不知確定志向，認識光明的大道，力求向上，任由時間和空間的支配，敷衍苟且，才有這樣失敗的。」

2

氣節

這是孔子教人知氣節重於生命，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註）「志士」是以拯救國家民族爲己任的人。「害仁」是害其心之德。

（解釋）孔子說：『世人碰着國家民族在生死關頭的時候，只知偷生苟活，甚致失節害仁，成爲千古遺恨，惟有氣節的志士，和有德行的仁人，他平素受了仁義的禮教所薰陶，只知救國救社會是他的責任，假定一旦國難臨頭，無法挽救的時候，亦只有犧牲性命，以完成「仁」的使命。』

（補述）中國兩次被外族征服，而終不致滅亡，要皆靠着當時士大夫孕育着孔子殺身成仁的傳統思想，故能爲民族犧牲奮鬥，其史實轟轟烈烈，可譔可泣，像宋末時

候，漢奸張弘範捉文天祥到僞營，迫他寫信招降張世傑，天祥苦苦不肯，且說道：「宋朝是我的父母，我不能保護父母，還要叫人家背叛父母，天下豈有這種道理嗎？」後來天祥被解上燕京，元帝對他十分優待，他還是誓死不降，臨刑時，他的衣帶裡，留着一張紙條寫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他認為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故有「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賦詩。這就可以證明士大夫對孔子的傳統思想是一貫了。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所謂浩然的氣，就是指着平日孕育殺身成仁的思想，為民族犧牲奮鬥的決心，故能慷慨就義，可以感鬼神，動天地，歷百世千秋而無愧。現在我國各個戰場和倭寇打仗，無論是軍人公務員，以及民衆，個個都爭先恐後，前仆後繼，如台兒莊、長沙、常德、粵北和揭陽大脊嶺之戰，有時雖存一兵一彈，亦要向倭寇拚死，這種忠貞耿耿，正與文天祥先後爭光；後方民衆，雖有的慘受敵人殘殺轟炸，斷肢裂膚，糜血囚，捐生命，而民衆敵愾同仇之心，毫不緩退，這正是象徵着睡獅的靈魂，已在怒吼了。然而戰爭的烽火，燃遍祖國的原野，勝利的關鍵全操我國民的手裡，我們後起的人，對這深仇大恨，正應如何竭智盡忠，在領袖領導之下，戮力殺賊，使任務能够完成，要是怕死偷生，那就違背了「讀

聖賢書，所學何事。」的主旨。不過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在時危世亂的時候，如果有良策可以挽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所謂「成功成仁，在所不計。」否則碰着國難便死了，義未盡而想要成仁，其價值亦不過自己不失節而已，究於大局終無所補，讀者務須善用才可。

3

孝悌

這是孔子教人要先孝悌而後文藝，原文在學而第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註）第二個「弟」應作爲悌解。「汎愛」是普遍的愛。「有餘力」是有空閒工夫。

（解釋）孔子說：「凡學生回家，對着父母，須要孝順，出外對尊長，須要恭敬，遇着做事，要件件謹慎，不可任情使性，說話時候，要句句真實，不可隨口亂說，對着社會羣衆，也要本着博愛之心，去對待他們，（所謂黃帝子孫，源出一祖，除了漢奸之外，都不該有生歧視。）尤其是遇着有仁德的人，更要格外親近，接受他的指導，假定有空閑的時光，就着研究文藝，使學問增進，那才是一個好青年了。」

（補述）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因爲人類能曉禮義，知廉恥，行孝悌，誠實博愛，有學足以濟世，有識足以親仁，那才能造成良好的風氣，孔子這裡特別提起「弟子」兩字者，無非是認明青年學生，素質純潔，如同白紙一般，染

蒼則蒼，染黑則黑，所以訓勉爲弟子之道，在家必須孝悌，在社會必須尊賢敬老；又因爲人類良莠不齊，並不是個個可親可愛，故汎愛衆之中，必須要有一副智慧的眼光，去親仁除惡，將來才不至於習染成非，同流合污了。夫子又恐青年人樸而無文，故誥誡後學，應該利用空閑的時間，去學習各種學科，他無非是注重在「士先品行而後文藝」，要不是這樣，材學雖好，反足助長其罪惡，如曹孟德少時，欺弄叔父，佯倒在地，藉以掩護自己的過失，小小年紀，不消說對長者不遜，其居心已萌芽着狡詐的行爲，無怪他後來性格變成奸偽猜忌，殘殺忠良，荼害生靈，所以兒童教育，是很要緊的。

4

忠恕

(甲)忠：這是孔子教人忠心盡職，原文在衛公第十五。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註)「敬」是忠。「食」是薪俸。

(解釋)孔子說：「公務員要把政事當做己事，敬慎盡職，才合事長官的道理，至於薪俸，原是應得的，但須擱在後一層，不可預先計較。」

(補述)忠有廣狹二義，如忠於主義，忠於黨國，是廣義；忠於職務，忠於言行，是狹義。君字在古代爲帝王，在現時爲人民，然而統治人民的，還是賢明的領袖和最高的元首，所以我們對着領袖和元首，便要盡忠，因爲能忠心報國，便能忠心愛民，對着己身的職務，自然不敢貪污懈怠，斤斤於報酬；同時，忠與諸德

有密切關係，凡能忠，必能孝，亦必能勇，所謂忠臣常出於孝子之門，忠勇才有犧牲服務的精神，因為肯犧牲，才能負起革命的大任，做復興民族底工作。不過忠的方式很多，有忠於諫諍的。（孔子所謂忠焉能莫誨乎？）像狄仁傑的諫阻武后立侄為太子，終能反周復唐；有忠於共患難而不居功的，像陶朱公輔佐越王事吳，等到興越之後，又再隱去；有忠於謀猷籌劃，輔翼幼主，主持國政的，像孔明的匡扶後主，六出祁山，七擒孟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忠於捍衛種族，被讒而不怕的，像岳武穆屢敗金兵，安定宋室，終致被秦檜陷害；有忠於死守城池，羅雀掘鼠，至死不肯投降賊寇的，像張巡許遠之死守睢陽，保全江淮一帶；凡這種種，雖然有底忠於一姓一家，可是他們之忠心義胆，却值得佩服的。講到這個「食」字，簡直就是薪俸問題，我們讀了歷史，知道古代官吏的待遇，是很優厚的，像魏晉南北朝時候，朝廷規定一品官每年得俸祿五百頃（水田），二品官四百九十五頃，每差一級，照例遞減五頃，此外還增配山園數頃，并由政府供給幾個門下食客的伙食，計一品官得九名，二品官八名，九品官一名，這種報酬，不消說比着現在的委任官高出數千倍，就是特任官，簡任官或者是上將中將，亦都望塵莫及了，在這種制度最優待之下，當然人人易於「敬其事而不需要計較其薪俸之先後」，可是現在物價比着抗戰前貴了兩三百倍，薪金縮小的比率，倒和物價成爲反比，而縣級公糧，每月不過是四市斗

，個個負擔慘重，忍氣吞聲，眼巴巴渴望勝利早日降臨，得稍舒適，作者很望政府，能體察下層部屬生活的困難，加以改善，尤其是各個機關、學校、團警、以及自治人員的待遇，更應儘量提高，寧可裁去冗員，認真甄別，實行年功加俸，切不可使他們坐在辦公廳裡，整天愁掛着家庭的衣食，無心工作，致行政效率逐漸減低，同時待遇上，更不要分出省縣級畸輕畸重之界限，要是能够這樣，自然人人站緊其崗位，誰都知道「敬其事而後其食，」那還怕政治配不上軍事嗎？

(乙) 恕：這是夫子教人未能行仁，亦應該行恕，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註)子貢是端木賜的別號，衛人，長於辭令。

(解釋)子貢問道：「做人的道理，千頭萬緒，豈有一句話，可以給我們終身行得麼？」孔子道：「那(恕)不是最好嗎？你看世界底人類，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他，因此爲了要滿足自己的私慾，便致強凌弱，大欺小，你詐我謊，甚且搶劫淫盜，舉世擾攘，要是人人能够實行這個「恕」字，便能時時刻刻將自己之心，去體貼別入之心，凡是自己不要的，或者是不願意做的事，都不敢推諉給別人，把「他」和「己」看成一體，人家自然不敢怨恨我，終身還有什麼缺憾嗎？」

（補述）曾子論君子有絜矩之道，大意是「自己所厭惡於在上的事，切勿拿它（指着厭惡的事。）去使在下的人；所厭惡於在下的事，切勿拿它去對待在上的人；所厭惡於前邊之人底事，切勿拿它去加害後邊人；所厭惡於後邊人底事，切勿拿它去危害前邊人。……」這是俗語叫做「將我心去度人心」和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出一理。世人能够遵行聖教，自然個個安份守己，各樂其樂，各適其適，口角、涉訟、械鬥、從何而生？國際間亦何致於紛爭鬥殺？現在法西斯強盜者，——日、德、意——他們只知佔人家之土地，却人家底錢財，姦人家底婦女，藉以暢快自己之私慾，這是將自己所厭惡者，完全加諸他人身上，那不是違背了孔子「恕」的主旨麼？假定他們能够實行「恕」道以對待其他民族，像威爾基先生的和平主張，實行羅邱訂定的大西洋憲章，約制強暴，或者是共同遵守國際公法，世界那裡會發生第二次大戰？現世人類底性命，太無保障了，公理埋沒，道德毀滅，我們爲着要擁護真理，促進世界大同，便非實行「恕」道不可。

5

禮樂

（甲）禮：這是教人盡禮以成德，原文在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註）「蕙」是畏却。「絞」是急切。「亂」是紊亂。

解釋孔子說：『做人做事若不合禮，就是有好品德，也難免妄生流弊，像謙恭、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那謙恭太過，必至卑鄙折節，反覺勞苦了。謹慎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那謹慎太過，必至瞻前顧後，反成畏却了。勇敢本是好處，若沒有禮，魯莽浮躁，反把做事先後緩急底次序，弄成紊亂了。爽直也是好處，若沒有禮，那爽直太過，不該說的也說，亦要變成急切底病了，這樣流弊，都從無禮中得來，可見禮是不可不講的。』

〔補述〕禮與理通，凡事得乎中，合乎法，順乎人情，便是禮，管子五輔篇云：「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因為少長能恭敬，故禮讓之風，怡怡樂樂；貴賤不踰越，故上下的紀律能嚴嚴整整，態度亦却規矩矩。至於恭、慎、勇、直、原是美德，可是無禮以調和，就變成太過和不及了；故孔子主張禮之爲用，和爲貴，什麼叫做和？那就是要得乎中和，不要太卑鄙，也不要太倨傲，否則，便不合禮，仲尼燕居篇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和這禮所謂勞、憇、亂、的意義，都是相近。不過禮的儀式，往往因時因地而異，像我國的婚、姻、喪、葬、冠、軍、賓、其儀式和現今既不同，若和外國比較又再不同；總之，禮以適中，因時制宜，簡便合理爲主，如果是繁文縟節，反變成虛僞了，尤其是喪禮，更有許多應改良之

地方，孔子指示林放的話：「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都是矯正時弊的。

(乙) 禮樂：這是說明禮樂爲讀書人立身成德的先後程序。原文在泰伯第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註)「興」是起。「樂」是音樂。

(解釋)孔子說：「講學問有幾步功夫，先要學詩，觸景生情，音韻悠揚，興起好善嫉惡的心。其次要學禮，把視聽言動，都範圍在禮的裡面，自然可以立身在社會做人。第三是學習音樂，因爲音樂可以宣散人心的抑鬱，涵養性情的和藹，使人成做一個高尚的人格。」

(補述)古代音樂的綱目，是和禮節配合做一下，而歌詞則詳載於詩中，至鼓樂的節奏，便由樂師專門打理，我們中國上古的音樂，歷朝各個帝王，都有製作，名稱雖殊，而其配合禮節則一樣的，如包犧作扶來，神農作扶持，黃帝作咸池，金天作大淵，高揚作六莖，高辛作五英，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等；他們所以特別重視的原因，無非是認明「禮」能別尊卑，明嚴肅；「樂」能陶性情，調生活，興奮精神的作用，所以無論國家舉行大慶典，或者是民間婚姻喪葬，無不用着禮樂。昔人謂：「觀禮知政，聞樂知德。」史載吳季札至魯觀樂，即知列國之治亂、興衰，因爲禮樂是國風的表現，民族思想的特徵，文化的高低，人心的振

靡，很容易看得出的。現在是抗戰嚴重的時候，正需要着一切救亡的樂譜詩歌和戲劇去喚醒民衆，同時亦需要偉大的音樂和禮節，互相配合，去端正人心，所以我們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哲學理論，來決定樂育方針，使詩歌有主義化，禮樂能嚴整化，那自能移風易俗，引導民性向善了。

6

仁義

(甲)仁(一)：這是孔子教人以福利羣衆爲前提，原文在雍也第六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達」是通，譬是比喻，即是推己及人之意。「方」是方法。

(解釋)子貢問道：「假如有個人，做了許多公益事在社會上，羣衆中有患難，又能代人扶危濟急，這種人可以算得是個仁人嗎？」孔子道：「不止是叫做「仁」，簡直就是「聖」了，那恐怕堯舜還嫌未能罷！因爲仁者的居心，如果自己是在好地位，他亦要使羣衆同站在好地位，自己想要通達，他亦要使羣衆同樣通達，

他往往是從自己去比別人，再從別人去反喻自己，把大我看做小我，把人羣的福利，看做自己的福利，這種同情心，就是仁人的做法了。」

〔補述〕總理說：「國家社會者，互助之體也，仁義道德者，互助之用也。」可知人類不能互助，便喪失其仁愛的德性，那就變成自相殘殺，自趨滅亡了。所以我們要顧自己的生活，亦要顧着那般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的生活，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能够這樣，世界不難爲大同了。程伊川先生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又說，「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能愛，恕是仁之施，愛是仁之用。」其理益明。

仁(二) 這是教人以恭寬信敏惠爲求仁的功夫。原文在陽貨第十七。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註〕子張是顓孫師的別號，陳人。「任」是信任。一說倚仗。「惠」是恩惠。

〔解釋〕子張向孔子問明仁道是怎樣？孔子道：「仁道有五件美德，能在社會上實行起來，便是仁。」子張請問是那樣？夫子說：「第一要恭敬，因爲我能敬人，人

亦能敬我，人家自然不敢欺侮。第二是寬容，因為能寬容，凡事推己及人，對人錯悞，曲予諒解，自然能得人心歸服。第三要信實，因為能待人信實，自然得人信任。第四要敏捷，因為做事能迅速，不敢偷惰，只知爭取時間上的速率，事業自然易於成功。第五要有恩惠，因為對羣衆能扶危濟急，人人感激，自然樂爲我用，這便是仁的功效了。」

〔補述〕恭的反面是傲慢，寬的反面是緊迫，信的反面是欺詐，敏的反面是呆鈍，惠的反面是殘酷，有這五者，便是不仁。因為傲是德之凶，慢是心之驕，不問好歹，不辨是非，那裏不失敗？緊迫是心君暴躁，操持太急，既無準備，又無計劃，孔子所謂慢令致期，使人生怨；詐僞則居心陰險，自私自利；呆鈍則癡呆寡斷，猶豫難前；殘酷則忍心害性，刻薄慳吝，錙銖計較；設使全社會之人心如此，風俗那不澆漓？故要移風易俗，應從端正人心做起，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爲仁。」什麼是克己？即是將自己的劣性根，加以約制，從視、聽、言、動、上去檢討，使思想行動，納於正禮，然後慾盡而「良知」至，那就可以成爲仁人了。

仁(三) 這是教人以恭、敬、忠、爲求仁的功夫，原文在子路第十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解釋〕樊遲問「仁？」孔子說：「平常居住的時候，要容體端恭；辦事的時候，要誠敬謹慎；與人交際，要忠誠不二；這樣，自然事事行得通，就是走到那夷狄的地方，也不能捨棄這三件事的。」

〔補述〕居處能端恭，即是暗室無欺，慎獨的工夫完備；辦事能敬慎，即是不敢疏忽懈怠，處處負責；與人忠，就是宅心忠厚，誠實不欺；能够這樣，持續下去，便是仁人了。

仁（四） 這是孔子教人求仁的方法，應該先從約制自己的私慾做起，原文在顏淵第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註〕顏淵名回，魯人，爲孔子高弟，早夭。

〔解釋〕顏淵問要怎樣才合乎「仁？」孔子道：「如能約制自己的私慾，則德性漸漸恢復，到那純熟時候，無論一舉一動，都有條有理，無往而不合乎規矩法度，（禮）這便叫做「克己復禮。」要是在上者真能够一日約制自己的私慾，天下人被他的潛移默化，誰不變做是仁者？可是仁的工夫，全憑要自己做起，不是他人能造成的。」

〔補述〕培養仁愛的德性，原應逐漸做起，像章中所說，並非是有這麼容易的事。只因孔子感覺當時各個諸侯，天天殺人攻城，爭強爭霸，以快自己的私慾，故要獎勵人君易於遷善起見，才有「一日責己失禮，天下歸仁」之說，他的意思是人君能够覺悟，則私慾可除，政令亦自然能合禮合法，到那時候，隨處都是正人君子，人民那裏不被他感化？緩緩變成仁愛？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可知人心的善惡，民性的振靡，風俗的好壞，全視乎一二人之心以爲轉移的。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目」是條目。

〔解釋〕顏淵問道：「這克己復禮四字，既爲仁的大綱，請問其項目怎樣？」孔子道：「不合禮法的事物，不要看他；不合禮法的聲音，不要聽他；不合禮法的語言，不要說他；不合禮法的舉動不要動他；所以爲仁的人，須要在平日視、聽、言、動各方面，刻刻留心檢討，覺得非禮，便立刻禁止。這樣私慾自然減少，德性漸漸恢復，便成爲克己復禮了。」顏淵說：「我雖非聰敏，也要從夫子的教訓去實行了。」

(補述)人類會發生慾望，都是起源於五官的感覺作用，像目要視美色，耳要聽好音，口要食美味，推而至於尋求富貴逸樂，何一不是受着慾望心所支配？不過慾望發生的動機，如果是正，便是合理，便是公慾，人類就可以享受共同的福利。

(像我們要憐憫着失學民衆的痛苦，籌資興辦義學，使平民得着讀書的機會，這便是公慾。)反之，若只顧損人利己，或者是違禮違法，那便是私慾，私慾太甚，必至忍心害理，變成爲無理性的舉動，如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到處轟炸、戕殺、姦淫、劫掠、侵佔，在在暴露其野蠻不仁，故孔子主張「四勿」，「以絕私慾，免人家陷於不仁。像柳下惠坐懷不亂，楊震夜半拒絕賄賂，千古傳爲美德，假在平常人，碰此機會，難免理性爲情感所動，欣然接受，那就成爲私慾了。(非禮)。惟在他們能將理性去消滅私慾，這就是平素有涵養「四勿」的功夫，故能在無人知的地方，亦能守禮守法。孔子說仁，篇篇不同，這裡是着重行仁應先祛除私慾，所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種學說，正與西方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主張理性生活，大有相似的地方，柏氏認爲人類的靈魂，分爲三部：

(一)理性的，(二)情感的，(三)慾望的；他主張要使人生的最高理想，和道德目標，是在求靈魂的和諧，要使他和諧，須將理性控制情感與慾望，不爲兩者所束縛，雖然情感和慾望的本身非是罪惡，然當其不聽理性之指揮，而使靈魂

失却和諧時，便是惡；故善惡之分，就是視乎理性能控制與否？此外，斯多噶派，更主張人類之德性，是在禁慾、理性行爲之善惡，須視乎慾望之能否約制以爲斷，理勝者爲善，慾勝者爲惡，（噶派和柏氏的所謂慾望，當然是指着私慾而言。）中西學說，名詞雖異，而意義却一樣，因爲能禁止私慾，卽是杜絕「四勿。」能以理勝，卽是能篤守仁愛，到那個地步，心神怡，自然處處表現着真、美、善，宋儒提倡存天理，去人慾，暗有吻合。

仁(五) 這是勉人勇於行仁。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註）「讓」是遜讓。

（解釋）：「弟子待先生，凡事都應該遜讓，惟獨講到行仁，須要自己承當，勇往直前，不可推讓；因爲仁是我本心的德性，絕非與人爭勝可比，故不能客氣推讓。

（補述）孔子說：「仁者能愛人。」韓愈說「博愛就是仁。」可知仁與愛是互相連繫，而且是大至公，因爲是公，才能達到救人救國救世之目的，黨員守則解釋仁愛爲接物之本，故積極方面，能生出恭、寬、信、敏、惠、敬、忠、諸美德；消極方面，能以「四勿」去杜絕一切非禮的舉動，總括來說，仁乃是統攝諸德的最高元德，爲中國數千年來的中心道統，亦卽是歷代聖王一直傳下來的基本倫理，如果人類沒有仁愛，則一切的精神和道德，就偏缺不能聯貫，更無所謂至大

至剛的氣節了。現在我們的生活，被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過着空前絕後的痛苦，這種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盜賊，違背仁義的禽獸，我們正應秉承孔子所說：「以仁伐不仁」的教訓，起來驅除倭寇，保衛國土，扶助世界弱小民族，以完成仁底使命，這種任務，是不容我們推諉的。

(乙)義：這是示人以義制勇的方法。原文在陽貨第十七。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解釋)子路問道：「人必有勇，才能任事，那麼，君子也要尚勇嗎？」孔子道：「君子是以義理為上，因為能懂義理，才可以講勇力，否則有勇而無義。必然凌人暴物，生出禍亂。為小人的，只有勇而沒義，必然逞兇犯法，做成盜賊了。可見勇雖義不得，怎可單說尚勇呢？」

(補述)義是事之宜，蔣主席解釋為正當的行為，慷慨底犧牲，這就是指示我們對於國家民族應盡底事，要見義勇為，絕對不可退却；像目前倭寇深入，河山變色，我們就要本着出錢出力的原則，獻身黨國，保衛社稷，那才是能勇敢義。反之，若勇於私鬥，不但是違背了義的主旨，而且是騷擾後方，增加國家的困難，那就變成為亂為盜了。凡有大勇者，必能知大義，像蔣相如怒髮衝

冠，奪回秦廷之璧，這是何等勇敢？等到道遇廉頗，反叫車夫趨避，這是何等明義？他知道兩家磨擦，分成兩派，趙國必定紊亂了，暴秦的兵，馬上就來滅亡，故寧可忍辱以固趙國，這就是他平素明於大義的緣故。

7

言行合一

這是教人言行要相符合。原文在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註）「過」是超過。

（解釋）孔子說：『君子願言慎行，如果出空言而不能實行，是所言已超過其所行了，君子引爲恥辱之事。』

（補述）言是心之聲，行是事之實，假定說話超過實際，或者是誇張虛偽，則受欺者僅一時，而我之人格已降低很多了，故禮記中庸篇說：「言顧行，行顧言。」禮記什記篇說：「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孔子更教人積極要「言忠信，行篤敬。」所謂忠信，就是言語誠實不欺；所謂篤敬，就是行爲忠厚負責；能够這樣，誰不令人發生信仰？反之，如果是險詐刻薄，不但在別處行不通，就是在自己的家鄉，亦叫誰相信？先賢恐怕自家的材幹能力做未到，寧可少說，甚且不說，故有寡言之箴，賀時泰先生謂：「士君子一言當百，不可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因爲多言、虛言、輕言、都是盛德之累，故袁采先生謂：「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這是教人不重言而重行。原文在聖仁第四。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註）「訥」是口鈍。「敏」是快捷。

（解釋）孔子說：「說話易，做事難，君子知道這個毛病，故平日說話要遲鈍，做事要快捷。」

（補述）前篇是孔子主張言行合一，這篇是主張不但要合一，而且要身體力行，因為知行合一，是儒者做事的工夫，也即是革命者應有的本色，否則，無論學說講得怎樣好，都是空談虛偽的，如「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可知孝悌是青年必行的途徑，若離開了孝悌，還講什麼文藝？什麼忠恕？什麼革命？孔子謂：「力行近乎仁。」又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知「行」是很重要，因為能實行，便能將情、智、意、納於仁的範圍，自然對禮有嚴嚴整整的紀律，對義有慷慨慨的犧牲，對廉有實實在在的節約，對恥有轟轟烈烈的奮鬥。蔣主席詔示革命的任務是重在實行，對於「行」底哲學，說明其條件是：

『（一）必須有起點，（二）必須有順序，（三）必須有目的，（四）必須是經常永久的。』怎樣叫起點？就是我們要行仁愛，必須從正心誠意修身做起，故應以反省為工夫，以禮義廉恥為矩範。怎樣叫順序？就是由孝悌而忠恕而仁愛，仁愛的順序，在消極方面，應先從「四勿」入手，積極方面，應從恭、寬、信、敏、

惠，去努力，然後才能達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地步。怎樣叫目的？就是以大誠大公爲行仁底目的，以三民主義爲行仁底宗旨，無論怎樣顛連困苦，必要以仁愛——主義——爲依歸，不達目的，誓不終休。怎樣叫永久？就是行仁要有持久性，奉行主義，並非一朝一夕，便可見功，必要有鐵桿磨成針底精神，躬行實踐，一面繼續不斷的鼓吹宣傳，這就是「行」底素質。我們既知「行」是近乎仁，空言無補於事，故只有敏捷迅速的幹！幹！幹！才能創造偉大的事業。

9

戒卑僞

這是說明卑污醜態，口是心非爲可恥。原文在公治長第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註）「足」將樹反，是太

過也。「左丘明」是古賢人。「丘」是孔子名。「匿」是暗藏。

（解釋）孔子說：「世上有一種人，故意說得很好聽，顏色裝得很好看，外貌裝得很恭維，以討人家喜歡，這種諂媚的人格。左丘明是很羞恥的，我也很羞恥的。又有一種人，他本和某甲有仇怨，卻暗藏在心裡，外貌仍然是和他相親近，像這種奸險的人格，左丘明羞做這樣人，我也羞做這樣人。」

（補述）崔公度爲用公拭帶，彭遜爲太尉洗足，丁謂爲寇準拂鬚，這是足恭之可恥者。

李義府與人談笑，而褊忌陰賊，人家說他笑中有刀；蔡元慶對答喜笑，而肺腑莫測，人家號他是笑面夜叉；李林甫陽與人爲善，陰則對面僚擠陷，人家說他是口蜜腹劍；這是匿怨而友人之可恥者。前者是屬於打馬屁，故不惜卑躬折節，以討人家好感，後者是屬於笑面虎，口蜜腹劍，外善內惡，更難提防，這兩種人，均爲我人所不齒。

10

勇改過

(甲)：這是申明知過不改，即是罪惡。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解釋)孔子說：「過是人所難免，能決心改過，還不失爲君子，若始終不改，那才是真過失。」

(補述)過失之起因，多半由於主觀太強，心裡被利慾所掩蔽，索性把理智抹煞，七情濫用，結果鑄成了許多錯悞。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問問犯過的是否出於有心抑是無意，如果無心，他縱一時弄錯，而肯自責自改，毫不掩飾巧辯，那還不失爲君子，否則做錯不知認錯，過失越積越大，越久越成罪惡，那才是真正的小人。孟子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君子和小的分野，便是在這一點。古人勇於聞過者，像子路一樣，人家向他告訴，他就怡怡樂樂的接受起來，顏淵更喜歡改過，一生做事，

永不再會弄錯，他們都是能以虛心自行檢討，而且規律得很嚴密，如趙概閑居時，以黃豆黑豆辨別自己的意識，使惡念逐漸減少，這不但是嚴防見己免犯過失，而且是策勵自己心地永久光明，處處合於正心誠意，這麼一來，故能暗室無欺，屋漏不愧，這種省獨的工夫，又較勇於改過的再進一步了。

(乙)：這是孔子教人有過應自責。原文在公治長第五。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

「已矣乎」是歎詞。「訟」是內心自責。

(解釋)孔子說：「唉！爲什麼我未嘗看過一個人能夠見到自己的過失，而在內心上去責罰自己呢？」

(補述)宋范仲淹每夜就寢，必要思想日間所做的事，有無過失？如果有過，他就整夜輾轉，必須想得改過的方法，才能安睡，大賢責罰自己的工夫，是何等嚴密？

(丙)：這是教人開過處該即改。原文在子罕篇九。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註)「法」是正經。「語」是說。「巽」是委婉。「繹」是尋思。「貴」是好。「末如之何」是沒奈何。

(解釋)孔子說：「人家用正經的話去規勸朋友，朋友那裡不聽？但是，與其覺得會敬畏，倒不如自己會改過爲好；人家用和顏悅色，說些委婉的話去開導朋友，朋友那裡不喜悅？但與其喜悅，不如自己會去尋思；倘若喜悅了，却不會去尋思，聽從了，却不嘗改過，雖然當面認錯，那過失的病根，始終不會拔去，苦心勸他，總是無益，我也沒奈何了。」

11

戰勝環境

這是教人會要快樂、富要好禮、原文在學而第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註)「諂」是諂媚。「驕」是驕傲。
「樂」音洽。

(解釋)子貢問道：「有個人，他貧窮時，寧可自己齧菜根，不肯奴顏婢膝，去諂媚富人，等到他富足的時候，對着人家，不肯擺出架子，像這種人怎樣？孔子說：「這也就可取了，只是還未盡善，那無諂的，算是有志氣的人，但心裡未必不愁悶，不如那樂道的人，每日只知讀書講道，把貧苦二字，都忘掉了。那無驕做的，是在表面上不敢得罪人家，但心裡也難免把富字看得很重，還不如能事道禮而行，把貧富的界限，完全打破，那才是至人了。」

(補述)總理革命未成功時，在倫敦初次脫難，經濟生活很窘迫，連衣食也要發生恐慌，有時革命同志接濟他的錢，他不但不肯做服裝，反而完全拿去買書，專心研

究社會學說，怡然自得，這就是貧而樂的表現。范仲淹做宰相的時候，菜羹粗飲，如同貧時一樣，非有賓客，未嘗肉食，妻子衣服，僅是蔽體，可是他對於窮人，盡量施賑，又置了許多義莊田，以助族人的喪葬嫁娶，這就是富而好禮的表現。

12

知機權變

(甲)：這是教人在亂世應當知機權變。原文在憲問第十四。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註)「辟」與避通。「色」是禮貌。

(解釋)孔子說：「賢人明哲保身，隨機應變，如果人主無道，便不肯出仕，這叫做避世；其次是國中將亂，道又不行，另往他國，這叫做避地；再次是觀察人主的禮貌，如禮貌漸衰，另往別處去行吾道，這叫做避色；再其次是小人進了讒言，才學無從貢獻，決然捨去，這叫做避言。這幾種避法，雖有不同，總是爲潔身遠害而離開的。」

(補述)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居首陽，這叫做避世，蔡錫知袁氏戕害革命黨人，故意縱情聲色，又假向夫人離婚，利用宴客，酒至半酣，佯然逃出北平，迂回跑到雲南，卽刻通電討袁，這叫做避地。孔子見魯君迷於女樂，三諫而不從，知道不行，飄然遠去，這叫做避色，楚平王妄聽費無極的讒言。設計誘殺伍子

胥父子，子胥即刻逃出楚國，這叫做避言。總之，智者知己知彼，明去就之分，察吉凶之兆，故能明哲保身。

乙：這是教人的言行應該因時制宜。原文在憲問第十四。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註）危是高

。「孫」同遜，是謙讓之意。

（解釋）孔子說：「國家有道時候，議論要嚴正，品行要高尙，倘遇國家無道，正人不能見容，那時君子不肯變節，品行還是高尙，惟言語却不敢盡說，寧可謙讓，以免招觸時忌，致罹禍患。」

（補述）高忠憲謂：「大言不慚，乃學者之大病。」況且時危世亂的時候，奸者好進讒言，佞者好播謠言，如人主不察，便被瞞蔽，往往足以喪身亡家；故語言以謙讓爲主。朱子說：「人之作孽，莫甚於口，言語尖刻，必爲人忌。」又謂：「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劉向謂：「言善勿及身，言惡勿及人。」都是明哲之言。

13

注意二戒

這是教人應該以理御氣。原文在季氏第十六。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

〔註〕「色」是色慾。「門」是私門。

〔解釋〕孔子說：「君子有三樣當戒的事，少年血氣未定，色慾易生，淫心難免，故應戒除色念，以保壽元。等到壯年，血氣剛強，稍不如意，易動忿怒，應該戒除私門，以免惹禍。及到老年，血氣衰頹，往往爲着子孫，好貪貨財，應該戒除貪得的心，以全晚節。」

14

建立正確思想

這是聖人訓示思想要正確，才能立身處世。原文在季氏第十六。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註〕「聰」是聽清楚。「難」讀去聲，是思難。

〔解釋〕孔子說：「君子對於思想，有九件應注意的事：卽是事物的是非曲直，就要想看得分明，人言之真偽邪惡，就要想聽得清楚；顏色要想怎樣溫和，才不致於暴戾；容貌要想怎樣謙恭，才不致傲慢；說話要想誠實；做事要想敬慎；心有懷疑，須要想虛心去問人；心有忿怒；須要想禍患臨頭，極力避免；見着有利可得，便應該反想當得不當得？以免傷廉。」

〔補述〕思想爲言論行動的標準。如果思想正確，則事事合理合法，反之，只有浪漫、

偏頗、貪污、卑鄙、驕傲，古人謂誠諸中，形諸外，這篇九思，無異是誠字的註腳，因為能誠，即是思想能健全，有了健全的思想，才有偉大的人格。

15

造成智仁勇

這是教人處世應有智仁勇兼備的精神。原文在子罕第九。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註）知讀去聲，與智通。智仁勇古稱

爲三達德。

（解釋）孔子說：「知識充足的人，事理見得分明，是非不迷，邪止不亂，要怎樣辦便怎樣辦，故沒有疑惑不決的事；仁者私慾去得淨盡，富貴不貪，貧賤不厭，待人如己，胸中坦白，故沒有憂慮；勇者見義勇爲，正氣充盛，犧牲性命，在所不怕，故沒有恐懼。」

（補述）智底目的在求真，仁底目的在博愛，勇底目的在向前努力，三者發展到今日，就是科學精神，人道精神，與革命精神，這三者實爲世界思想之精華，現代文明之骨幹，因爲無科學精神，便無今日世界的文明，無人道精神和革命精神，更無今日世界的進步；這三種精神，如果能盡量發揮，就是至誠的表現，也就可以達到真、美、善、的境界；然而一個人有仁而無智勇，那只是煦煦的仁，也是狹義之仁；如果只有勇而無智仁，只是匹夫之勇，像張勳之復辟，何嘗不

勇？可是離開三民主義之立場，結果變成不智不仁；如果只有智而無仁與勇，雖學富五車，可是自命爲超然之士，絕不肯有貢獻於國家，或者是有利則聚，無利則分，如此不仁不勇，那智識有何用處？所以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摘錄梁寒操先生講演。） 總理在軍人教育中，明白指出智仁勇爲救國救民的革命精神，而其中尤以仁爲中心， 總理說：『三民主義卽仁義之所由表現，而救國之道，在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又說：『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可見智仁勇三者之中，特別以仁爲最要，故智就是知仁，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亦就是中庸上所說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工夫。仁就是博愛，在倫理方面，推演出來，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在實行方面，就是「天下爲公」的三民主義；勇就是篤行，勇於行仁，不懼一切，所以真正的智仁勇，便是不憂不惑不懼。申鑒什言對於憂、惑、懼、的解釋是：「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制公故不懼。」所謂樂天知命，並不是受着歲月悠悠的支配，任憑他由少而壯而老，乃是眼光遠大，以先知覺後知的精神，秉大公無私之觀念，胸有成竹，知己知彼，明白道理之本末，事勢之緩急，沿變之程序，而將其綱領，措置裕如，故能不憂不惑不懼，像 蔣主席民國十五年，率領革命軍北伐，那時各個軍閥——孫吳張——的勢力，不爲不雄厚， 主席只知以革命主義去感化民衆，運用民衆，南昌之役

，雖稍受頓挫，但是，毫不憂懼，只憑着他的神武去指揮作戰，他又對着部屬宣佈：『中秋節是我們革命軍人勝利趕到北平去吃餅賞月的時候。』後來果然中他的預言，使全國完全在青天白日旗幟統治之下，若非蔣主席有至大至明的智仁勇，豈能够這樣？又孫總理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亦是因爲他有大智大仁大勇的天性，他提倡三民主義，以喚醒人心，手創國民黨，以爭取民族自由平等，這是大智的特徵；革命初成，袁氏強要革命黨同志，必舉他爲正式總統，以爲清帝下野交換之條件，總理慨然將大位退讓，後來袁氏稱帝，總理不忍革命建國，中途崩潰，乃起而討袁護法，以至於北伐，四十年奮鬥如一日，只知爲國爲民，這是大仁的特徵；革命未成功之前，歷經九次失敗，曾不灰心餒志，甚至倫敦蒙難，總統府被攻，猶再接再勵，這是大勇的特徵。戴季陶先生謂：『總理有過人之智，而其智惟用於知仁；有過人之勇，而其勇用於行仁。』便可以證明他的偉大了。同時智仁勇又與孝有絕大關係，如伍奢被了費無極的讒害，楚平王要他叫兩個兒子來代死，那時伍員聞報，正在難分難捨的時候，他的哥哥伍尚說道：『員啊！你快走罷，我願去一死，我的聰明趕不上你，我去送命，你來報仇，楚王既是說子能回朝，父可免死，我們怎麼不去試探？今日全家骨肉，平白地被人殺害，我們怎麼不報復？做人第一是孝，第二是仁，第三是智，第四是勇；什麼是孝？拚命去保着老父的安全便是孝。

什麼是仁？估量着有成效的去做，便是仁。什麼是智？挑選着担當得起，直前不辭便是智。什麼是勇？曉得沒有生路的也不退縮，便是勇。你前程遠大，好好努力，比較大家同歸於盡，好得多了。『伍尙的事實，雖是局部問題，然而他的動機，完全是善，其道德觀念，却是一樣的，不過智仁勇之來源，是由於智、情、意、的發揮，故能成爲至公至誠，而誠之表現，還是重在力行，如果智而不行，便非真智；仁而不行，便非真仁；勇而不行，便非真勇；那只有不誠，只有變成空洞的觀念而已。佛家有信、解、行、証、之說，卽是第一要先有信仰，第二要有理解，第三要能力行，第四要有証明，今日我人既知三民主義是救國救世界的主義，我們的信仰，便要堅強，理解便要深刻，信仰既篤，理解既明，我人便要証明自己之智、情、意、是否真正？如果真正，便須身體力行，矢志不移，始終如一，要如何努力求知迎頭研究科學，以提高民族文化；要如何培養德性，運用我人之仁心，去促進民生主義——衣、食、住、行、樂、育。——的成功。要如何沈毅公忠，運用勇敢果決之精神，去和帝國主義爭取自由平等，使抗建早日成功，凡上列種種，均爲我人應有之修養與實踐，尤望讀者對本書介紹之聖訓，能共同實現，以期三德完備，爲復興民族的初基。

第一章 對己

1

責己

這是示人以自責爲避免怨謗的方法。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註）「躬」是自己。「厚」是責重之意。「薄」是責輕之意。

輕之意。

（解釋）孔子說：「責己要重，責人要輕，能够這樣，那仇恨忿怨，自然離得遠了。」

（補述）嫉忌、暴怒、驕傲、報復、種種惡行，常起於不能責己。人類若能以責人之心去責自己，恕己之心去恕他人，社會那不太平？韓愈謂：「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忘；輕以約，故人樂於爲善。」怎樣叫輕以約？那就是能寬恕人家的錯悞，使人改過自新，怎樣叫重以周？那就是能檢討自己，責罰自己，像街亭的失敗，因爲馬謖不聽命，而孔明反請自貶其秩；宜祿的失敗，因爲史抗不聽命，而郭子儀乃自任爲己罪，這樣待人，誰不死心用命？甘地說：「惟有在權力責罰而不責罰的時候，才是寬恕；惟有能力報復而不報復的時候，才是容饒。」洪自誠謂：「責人當原無過於有過之中，則情平；責己當求有過於無過之內，則德進。」劉蓉謂：「能返躬責己者，卽爲君子；開口責人者，便爲小人。」

2

求己

這是表明君子和小人所求不同之點。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解釋〕孔子說：「學問德行，是立身處世的根本，君子以自強不息為宗旨，故凡事必求諸己；小人好以富貴榮寵為目的，心存依賴，故好求諸人。」

3

自勉

這是教人及時進德修業，為社會服務。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註〕疾是恨。

〔解釋〕孔子說：『平日苟且偷安，不知努力奮鬥，到後來一事無成，生前既無些成績可以表現，死後更沒人稱道，這一生竟成虛度，君子是最痛恨的。』

〔補述〕君子原來並不好名，祇因名是實之賓，有某種實質，即有某種聲價，總理謂：「聰明材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蔣主席對人生的意義，更明白的說道，「生活底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的生命。」所謂增進，所謂創造，便須竭盡我人之腦力、腕力、體力、膽力、以為人類謀幸福，使社會文明（物質和心理）會天天進步。像孔子的道德，為萬世矜式，一言一語，足為人類師表，他治魯三月，而魯國大治，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是以立德

、立功、立言、而傳不朽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遭遇時艱，捍衛種族，出生入死於疆場之上，奮不顧身，終使異族不敢長驅直入，這是以立功而傳不朽的。又如佛蘭克林之發明電學，巴士特之發明微菌學，瓦特之發明蒸汽，斯梯芬遜之發明汽船，均為促進社會物質文明的大功臣，這是在科學史上建立了絕大的功勞，歷百世而不朽的。至於以立言而傳不朽者，更難勝算，舉其犖犖大者，像孝經、大學、中庸、以及孔孟之書，甚至於正氣歌、陳情表、使人讀後，發生忠孝廉節之心，又如引導思想進步的文章，如達爾文之進化論，倡明弱肉強食之說，促進人類發生競爭生存的觀念；盧梭的民約論，激發人心，知道民權是天所賦予，在不背法律的原則下，應有集會、結社、起居、言論、出版、各種的自由，凡此種種，在他們當日只知以服務社會，貢獻人類為目的，原無望於流傳不朽，只因後人為紀念其犧牲奮鬥之精神，或者是敬重其發明的功勞，不覺而歌詠他，宣稱他，故能名垂千載，我人今後應該多做些事，為人類謀最大底幸福，同時，切勿盜名竊譽，掠他人之美以為己美，所謂革命底意義，是在服務，而不在掠奪，而服務真正之意義，是在「只知耕耘，不望收穫，」那才是偉大，才能留傳久遠啊！

第一節 儀容

1 **儀容** 這是教人儀容要溫和。原文在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註〕子夏是卜商的別號。「儼然」是端莊樣子。「即」是就近。「溫」是和。「厲」是嚴正。

〔解釋〕子夏說：「君子衣冠整齊，容貌端正，故望之尊嚴，令人生畏；若就近相見，又覺得他顏色溫和，令人可親可愛，等到聽他說話，聲音清亮，而辭句又很嚴正，令人佩服。」

〔補述〕君子有剛正的德性，慈祥的風度，誠語中，故能形諸外，自然使人起敬起畏，所謂三變者，乃是旁人觀察之詞，並非君子能變出三樣姿態，讀者幸勿誤會。

2 **態度** 這是說明孔子平日之態度。原文在述而第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註〕「威」是威嚴。「猛」是猛烈。「恭」是恭敬。

〔解釋〕這章是記孔子平日做人的態度，很溫和，又帶些嚴肅，容貌頗有威，又不覺猛烈，對人的禮貌很恭敬，而又很安閑，毫無一些拘束。

〔補述〕「溫而厲」是屬於態度；「威而不猛，恭而安。」是屬於儀容；「言也厲」是屬於辭氣。同是一個人，何以有的得人好感？有的得人不良印象？這固然是關係他的學問、心地、職位，然而態度和儀表，亦佔一重要因素，因為人類交際，

正像影相機一般，醜者其感應必惡，美者其感應必善，我們要得善的感應，對於態度儀容，不可不講。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什麼是動容貌？就是無論坐立行走，容貌都要端莊合禮，（規規矩矩）人家自然對我不敢暴慢了。什麼是正顏色？就是儀表要端正不苟，人家對我自然不敢欺詐了。什麼是正辭氣？就是說話要文雅，聲音要清亮，人家自然對我不敢鄙視了。這是我們在交際場上，應該注意的。

第一節 反省

1

力圖自強

（甲）：這是示人應當自強，不必驚外。原文在里仁第四。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註）「患」是憂愁。「立」是把握站住的意思。

（解釋）孔子說：「我們切莫愁着沒有職位，只怕材德淺薄，不能把握得住；我們切莫愁着沒人認識，只怕自己沒有特長的材能，可給人知道。」

（補述）易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這就是教人應有發憤圖強，努力向上底精神，如果是徒慕人家底職位，或者是馳心驚外，自己的學問經驗，毫無顧到，一

且工作到手，有什麼能力站得住？我們不要埋怨自己底運氣不够，更不要埋怨他人不知道，只有檢討自己底才德，是否可以應付？是否能發揮工作，留些成績給人紀念？黨員守則解釋「學問爲濟世之本。」「仁愛爲接物之本。」可知立身處世，非靠仗才德不可。

(乙)：這條勉人自強之中，更必力學以充實才幹。該文在憲問第十四。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

(解釋)孔子說：「人果有才能，何愁沒人知？所愁的，是自己一無所能，人要用我，我無本領可以應付，倒是值得憂慮。」

(補述)諸葛孔明隱於隆中，躬耕南陽，劉備一聽了徐庶的介紹，便親自三顧草廬，殷勤懇求他出山，既許納了，即刻拜他做軍師，依照其計劃，先取荊益二州，直入四川，整頓官制，修理法度，再聯吳伐魏，佐先主以成帝業，使劉備歎賞如魚得水。這足見有才不怕人不識，只怕自己沒材學可以應付。

2

知人

這是勉人自省之中，兼須知人，該文在學而第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解釋)孔子說：『不怕人家不曉得我的材學，只怕我自己不能識別人的好歹，因爲人家不知我，不過是自己的名聲不顯而已，究無損我分毫，若自己不知人，是

非辨不清，善惡分不明，在朝必然用錯了人，在家必然交錯了友，那是很易招禍的。」

〔補述〕聖人處處重在「求己」「責己」，所謂不怨天，不尤人，本節第二段是着重在「求己」以處世，本節的本段是着重在「知人」以處世，因為學問是屬於材藝，知人是屬於眼識，材難識更難，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致自刎烏江，劉備知一孔明，而三顧茅廬，終成帝業，知人與不知人，其利害相差殊懸。

3

檢討

這是曾子教人應時時檢討。原文在學而第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註〕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以孝稱。「省」悉，非反是檢查。「謀」是打算。「信」是說話不假。

〔傳〕是先生傳授。

〔解釋〕曾子說：「我每日要檢討自身上有三件事：（一）是人家有事相托，我替他謀爲能盡心力麼？（二）是與朋友來往，能信實對待他麼？（三）是師長教授的學科，我有留心學習麼？」

〔補述〕反省是激發自知的關頭，若不能反省，對自己的性情，材幹，品德，行爲，都無從檢討，甚且自以爲是很好，勢必變成虛浮，誇張，嫉忌，爭奪，怨恨，暴

躁，種種惡行，像這種人，德性已虧，還能對人盡忠，對友盡信，對學問盡力嗎？那必定是不可能的。故我們要時時反省，正所以戒絕虛偽，崇尚篤實。假如反省而問心無愧，自不必計外人的毀譽，顧一時的榮辱；假如反省而不可以自信，則必痛改前非，自勉自愛，久而久之，德性自能日漸純篤，司馬光教人要「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省以絕人之罪我，勤儉以補人之助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

4

向上

這係示人反省之中，兼須向上振作，原文在里仁第四。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註）「齊」是相等。

（解釋）孔子說：「我們遇着賢人，見他言行才藝，便要思想應該怎樣用功，才能和他相等；如果碰着不賢的人，就要反問自己，我平日的言行材藝，可曾有不善的地方，像他這樣沒有？」

（補述）人類是萬物之靈，最富於刺激性，顏淵嘗說道：「舜大聖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只要我人有自動自勉的精神，向上奮鬥，則何事不能成功？日本民族性最富於進取心，而模倣力亦很大，他們自明治維新以後，一切法令、制度、以及經濟、文化，均取法歐美的文明，故一躍而成爲強國；現在我們民

族，對於平日底修養，不但要見賢思齊，努力上進；就是對於我們國家整個的建設，亦要本着思齊的宗旨，認真興革，迎頭趕上，以期與各個強國，爭取同樣的自由平等，故無論對於政治經濟，或者是領土、領空、領海、以及關稅各種主權，我們都要有獨立自由的權力；同時還要引朝鮮、波蘭、埃及、各個亡國爲前車覆轍之鑒，戰兢兢的深自猛省，如果是意志不能集中，則國力分散，思想分歧，則主義不能完成，結果變成道德淪喪，紀綱廢弛，那怎能配稱做有義有勇的革命者呢？

第三節 求學

貫澈始終

這是引借土成山做譬喻，勉勵青年求學應該有恆。原文在子罕第九。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註）「簣」是土籠。「覆」是倒。

（解釋）孔子說：「學問是無窮盡的，不可始勤終怠，譬如積土成山，積得很高，所差僅一籠的土，倘若從此止息，便前功盡棄，這是由他自己懈怠止息，不是別人攔阻他的；或有初學的人，學問極低淺，好像在平地上才倒一籠土似的，他雖然離山甚遠，只要肯加功夫，日積月累，亦終可以成山，這是由他自己勇往前

進，不是別人能代他幫助的。可見學問全憑自己要有恆心，切莫半途自廢！」

〔補述〕學問爲濟世之本，有了學問，才能明禮義，知廉恥，守紀律，負責任，在整個底國家民族上，自然會天天進步。但是要學問成功，貴在有毅力，始終如一，若忽讀忽輟，無論他底天資怎樣過人，恐怕所得底學識，不外是粗知淺見而已。故孔子主張少年便應該力學，他說：「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也，斯也不足畏也已！」這分明是教人不要怠惰，如果老而不學，光陰荏苒，一轉瞬間，卽白髮蒼蒼，悔將莫及了！同時，他再痛陳不好學的弊處很大，他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聞的意思）不好學，其蔽也蕩……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本來喜歡仁、知、勇、剛、的人，其德性是有可取的，然而無學問以調濟，反會變成太過和不及之弊，足見聖人主張求學，不但是要貫徹始終，以免功虧一簣，而且是重在明心以見性，並非斤斤於研究一事一物而已。

2

〔博專問思〕

這是教人明白修學爲涵養德性之源。原文在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解釋〕子夏說：『求學之道，貴在廣博，而志要專一不移，所問的事，要切合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所想的問題，要從近身緊要處去着想，不可懸空妄思，這樣，

道理既明，本心上的天理，就在裡面了。」

〔補述〕我們已知道「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爲要醫去愚陋，便須博學以廣見聞，求知以增技能，因爲「博」是精的基礎，不博則見識狹小，終不能達到精妙的境界。而求博又非志趣專一不可，否則虎頭蛇尾，終少成就。蘇氏道：「博學而志不篤，則大事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可知「博」和「篤」是不能缺一的；同時，我人對於治學的精神，必須要抱有懷疑的態度，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是指明三代以後無信史，記載欠實的緣故。若就科學來講，現代各個科學家，雖是發明了許多定義定理，但是以天地之大，地球之旋轉不息，發生了寒暑、晴雨、燥溼、陰陽、高低、潮汐、斜直、種種的變化，有時定義定律，亦不無差異的地方，陳白沙先生道：「學貴乎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古人謂疑思問，非問無以解疑，我們有一個疑題，問明清楚之後，得了一個答案，便會進步，再從頭至尾，細細的深思，由近而遠，由淺而深，不過我們所問的問題，當然是以切合實際而有需要者爲標準，才不致茫無頭緒；同時，還要用一番考慮的工夫，考慮它是否會真確？既真確了，再用筆記寫出，或闢表畫出，整合成於科學的系統，以便考查，能這樣澈底覺悟，由格物而致知，由正心而誠意，以至於待人接物，利用自然，征服自然，都是不出這個學問的道理，故學問能大成者，在內心蘊蓄，便爲「良知」，良知便是仁之出發

點，行之於外面，就是『四維八德。』中庸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爲擇善固執之功。』『擇善固執，』是誠之表現，亦卽是行仁之道，與這裡子夏所說：『仁在其中，』都是同種意義的。

3 實習與研究並重 這是申明學習和思想不能偏廢。原文在爲政第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註）罔是不明白。「殆」是危險不安。

（解釋）孔子說：「不用心思研究學問的道理，縱然學得甚勤，費盡氣力，心裡終不明白的；若只靠着心思去想，而不勤求學問，雖然想出許多道理，總是憑空瞎想，反把自己的精神，弄得疲倦不安了。」

（補述）孔子以生知之聖，尚且力學不倦，何況是我們後學淺薄的人？他道：「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是多麼用功？他又將人類的聰明才力，分爲四種，他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可知怕困難而不肯用功之人，便無救藥了。先哲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總理一生革命，一生力學，故能成做偉大的革命導師，我們不要以天資過人，便自滿自足，亦不要以天資魯鈍，便自暴自棄，如果肯依照「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聖訓去下工夫，則何學而不成功？但祇知學習而不用心思維，則對於道

理，昏而難悟，有思想而不肯實習，則對於識智，偏而難真，例如我們學習化學，只知將電流去分解水的成分，得着氫二氧一，而不思水對於溫度變化的道理，（遇熱漲，遇冷縮。）以及水之性質，具有三態。（上、下、側。）則所得者很淺，我們要知道，水在表面上，雖極柔弱，但一旦被了風力所激動，便能鳴而成聲，飛而奔騰，同時，它對於行軍，有極大的幫助，亦有極大的障礙，例如關雲長用水淹殺龐德，一則全軍覆沒，一則爭得最後的勝利，可知它在自然界占有很重要之位置。然而水是死的東西，只要視乎其人之能運用與否，蔣主席詔示我們：「人為萬物之靈。亦即宇宙的主宰。應當要發揮我們的聰明才力來認識宇宙。……宰制一切，征服一切，利用一切，使無用的變為有用，有害的變為有利，例如洪水為患，我們就要設法疏導，以興水利，……；從前我們祖宗，很能發揮其智能，而不斷的創造文明，所以我們從前國家非常強盛；現在我們做子孫的人，不能發揮聰明，繼續創造新的文明，由於不進則退的公例，致使國家日陷於貧弱，民生日趨於凋敝！」舉了這一例即可以知道徒有學習的功夫，而無思維的精神，在個人方面，其智識便會變成淺狹偏頗，在整個民族文化史上，便會逐漸落伍；世界各科學家，如奈端，富蘭克林，巴士特等，他們所以有偉大的創造，就是一面好研究，一面好實習，實習就是做；研究就是想；做不通，再改造；想不通，再實習；我人治學的精神，對科學如是，對倫理

哲學亦應如是，因為思想是理論之母，易偏於「演譯」，學習是實驗之初基，可以成爲「歸納」，兩相印證，互爲表裡，才能得着真確之見解。

4

知新與溫舊

這是教人要知新兼溫舊。原文在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註「亡」同無。所亡指自己未聞的事。「好」讀去聲。

（解釋）子夏說：「如果肯天天努力求知，則知識漸進，從前自己不知道的，如今都知道，這可以叫好學了；既得了新的知識，又怕會失，須要常常溫習，做到純熟，積日累月，不會遺忘，這可以叫做好學了。」

（補述）介紹知識之津樑，以書本爲大部份，故我人求知，除了一部份見聞是從在參觀、旅行、訪問、談話、聽講得來之外，其餘仍要向着書本去找尋糧食，古人求知，一面是在不斷的求新，一面是不斷的溫舊，不怕飢寒交迫，只知立定志向，刻苦讀書，甚且想出種種方法，以望成就，如孫匡之映雪、買臣之負薪，蘇臣引錐刺股，仲淹斷齏劃粥，以至於外國各個科學家，誰不是從在艱難困苦中造成的？孔子求知的精神，更爲熱烈，他曾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甚至發憤忘食，所以今後我們求知的精神，應有（一）虛心下問：——本着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教訓，時時下問，以廣見聞。（二）留心研究事物：——宇宙是一個大學

校，處處都是學問，能處處留心體察，雖非學校畢業，亦有成就之日，愛迪生是個賣報童子，林勒第是個傭工，林耐是個縫工，因能刻苦求知，終成爲世界有名之人。(三)意志要堅強：——不要被惡劣環境所屈服，更不要爲生理所限制，如耳朶聾了，可以研究少用聽官的學問；眼睛瞎了，可以研究少用視官的學問；前者最好是學習做畫家，後者可以學習音樂家。(四)多設辨証：——我們每得着一件新的知識，須要存着疑懼的態度，不能妄作聰明，隨便武斷？經過問明或搜集証實之後，再加以思索，才能斷定它是真實的知識。(五)多做筆記——筆記可以分爲眉批的，直抄的，綱要的，表格的，批評的，以上各種，都能加強我們求知底記憶，而且易於稽攷，同時求知的步驟，對於時間及空間上，更要運用得當，簡言之。即是要以最少之時間，換得最多之學識，才算經濟。故對於閱讀書籍，應視其性質內容之深淺，而分爲(一)粗讀(二)精讀(三)通讀的功夫，甚麼是粗讀？如報章什誌等，文筆淺顯，我們一看便知，故可以粗讀。什麼是精讀？如國學文義深奧，物理、化學、幾何、三角、之定理定律，每一個字，都含有極大的意思，非再三精研，至於背誦成熟，難得其骨髓，故必須要精讀。什麼是通讀？即是精讀之後，繼以複習的工作，由全章而全篇，平心靜氣的從頭至尾，以期全部均能融會貫通。此外更須明白讀書「五到」和「三忌」之教訓，什麼叫「五到？」即目到、口到、心到、耳到、手到、是也。什

麼叫「三忌？」即中止、含混、武斷、是也。總之，求知的方法很多，我們要達到「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的地步，必須要一面善於運用，一面善於複習。

第四節 做事

1

有恆

這是教人做事不可或作或輟，致功虧一簣。原文在子路第十五。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註）恆是常久，承是進。

（解釋）孔子說：「南方人有句話說，人們做事，若是無常久的習慣，就是要做巫和醫都做不成，何況做別的大事業？易經恆卦爻辭有兩句說道：『沒有恆久的德行，人人鄙薄他，就有羞恥的事進來了。』孔子讀了這兩句，說道：『現在那無恆的人，或許未嘗卜過這爻辭啊！』」

（補述）無恆的原因，是起於見地淺薄，觀察沒周到，認識不清楚，有時見異思遷，好求速成，又怕吃苦，或者是感覺到做事沒興趣，受着人家嫉忌或排擠，便變易其初志，凡這種種，都是對於前途的事業，具有極大的打擊，我們希望事業能成功，德性會完善，便須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不怕艱難險阻，將上列各個

惡習慣，迎頭打破，才能達到成功之目的。黨員守則解釋「有恆爲成功之母」，可知無論做什麼事，如果有毅力，堅持到底，不屈不撓，都是可以成功的，因爲「恆」是「行」的原動力，「志」是「行」的宗旨，有了正確的宗旨，又有了偉大的活力，像機汽一般的轉動，天天奮鬥，何事不成？古人謂水滴石穿，鐵桿磨成針，都是由有恆得來的。

2

周詳的計劃

這是教人做事應先有計劃，以預防不測。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解釋）孔子說：「世事變幻無常，人心良歹不齊，我們如果眼光短小，智慮不周，無論幹什麼事，必至於失敗，成爲眼前的憂患了。」

（補述）做事成功的條件，除了有恆之外，還須要有遠慮，所謂遠慮，就是要用着清靜的頭腦和坦白的襟懷，在仁民愛物，立己立人，先知先覺底原則下，去立定計劃，古人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預就是計劃，就是成功成仁底要訣，故有遠慮的人，必能規劃周詳，措理事件，必能先後緩急，有條不紊，蔣主席對我人做事的指示是：『欲求成功一番事業，「規模遠大」與「綜理微密」二者缺一不可，怎樣叫規模遠大？就是要從大處着眼，立定一個限期逐步實現的計劃，然後按部就班去做，不好糊塗敷衍。怎樣叫「綜理微密？」就是從「小處着

手，「明白本、末、先、後、由近而遠，由卑而高，所謂爲大於微，爲難於易，還要時時去綜覈，去考查；同時，我們還要了解科學辦事精神與方法，所謂科學辦事精神，就是精益求精，繼續不斷，貫徹始終；科學方法，就是由近而遠，自卑而高，爲大於微，圖難於易；而科學方法之程序方面，更分爲六大要點：第一是範圍與組織；就是根據事業的範圍，確定工作的對象，來建立一個最合理的組織。……第二是立案與預備，就是我們自己所做的事，預先搜集各種材料，加以精到的研究，再假設在以後事業進行中種種可能的情况，發揮我們聰明才智，以最縝密的思慮，分別擬定不同的方案，預先準備着，以後工作時，遇着那種情况發生，我們便可以拿出預先準備的最適宜的那一種方案來實施。第三是分工與合作，因爲能分工，始能專精；能合作；始能成功。第四是研究與實驗，因爲理論往往與事實不相符合，而且各地情形又不相同，所以除了實施之時，應注意因地制宜之外，還要先劃定一個區域，合乎我們所擬定之改革方案來實驗，實驗成功，然後逐步推廣，否則還要根據事實與學理，再來研究，補充改正。第五是分拆與統計：實驗所得的現象，無論是好是壞，我們要加一番分拆與統計的工夫，以發現我們的缺點或優點，而判斷我們的計劃之正確性和事業的進展達到什麼程度？以及將來應該取什麼方針？走什麼途徑？……第六是改進與發明；發現錯誤，是我們求進最重要的途徑，所以我們

分拆研究一切事業，最要緊就是能將發現所有之弊病，隨即加以改進，更要積極本着精益求精之精神，努力發明新的道理和新的方法。……」我們計劃能够這樣周詳，做事那裡會失敗？還有什麼憂患？

3

果敢的決斷

這是教人做事要有果決的心理，不可久思不決。原文在公治長第五。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註）季文子是魯大夫，名行父。

「三四濫切，讀去聲，固也，即是固思而無解決，並非是停止三次。「斯」是語助詞，就的意思。」

（解釋）季文子作事，必三翻四覆，想得透熟，方肯行事，孔子聽人家這樣說，因道：「這未免太過了，凡人做事，須要想着如何才是合禮合法，如果沒有不是的地方，兩次考慮就够了，何必猶豫不決呢？」

（補述）我們做事，固應策劃周詳，然亦不可三翻四覆（固思），遲疑不決，致悞時機，漢書謂：「當機不斷，反受其亂。」胡文忠道：「疑事無成，能謀尤貴能斷。」可知會遠慮，還須要能決斷，否則顧慮靡什，是非之念，公私之見，交戰於腦內，毫無解決，對於時間及空間上，均受影響，若以這種人去主持軍事，其遺害尤爲重大。

第二章 對人

1 同情心

這是申明君子小人待人不同之點。原文在顏淵第十七。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註〕「成」是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之意。「美」是善。

〔解釋〕孔子說：「君子存心仁厚，只願意人善，不願意人惡，人如有一樁善事，惟恐他不成，必要多方鼓勵幫助，使他成功。人如有一樁惡事，惟恐他會成，必要設法勸導挽救，使他悔改。那小人居心刻薄，事事與君子相反。」

〔補述〕「成人之美」是利他之表現，亦即是仁愛之發端，其起源完全受着同情心所驅使，因為有了同情心，故能扶危濟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將己之所欲，施諸他人而無憾，這種推己及人之心，便是惻隱；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類社會之所以會進化，便是在此。我們看了漢朝的漂母，自身雖屬清寒，但是爲着憐憫韓信的孤苦，便天天供給他伙食，漂母平素並未受過教育，而肯能扶危濟急，就是由於同情心所激發的。

2

戒驕吝

這是戒人不要驕吝。原文在泰伯第八。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矣。」

（註）周公姓姬名旦，制禮作樂，後世稱爲聖人。「才美」是智能和技藝都優良。「吝」是鄙吝。

（解釋）

孔子說：「人最怕有才無德，無德的人，最易犯兩種毛病，一是心氣高傲，略有技能，便誇張起來，惟恐人不知道，這叫做驕。一是器量狹小，自己稍有一得之長，而祕爲己有，惟恐人懂得，這叫做吝，殊不知德是本，才藝是末，譬如周公的智識才力好到極處，而犯了這驕吝的毛病，根本上德行已虧，那有什麼才藝可看？何況沒有周公的材藝，如何靠得住呢？」

（補述）

驕矜的反面是謙讓，鄙吝的反面是光明磊落，惟能謙讓，故大智若愚，處處只知虛心下氣；能光明磊落，故胸懷爽直，無人之私，無利害之惑。孔子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忠信就是不驕不詐，篤敬就是不吝不私，能够這樣，有誰行不通？曾文正道：「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亢盈悔吝之咎，不可不慎，不自恃者，雖危而易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書經說：「滿招損，謙受益。」可知驕傲和鄙吝，都是處世的大錯。周公的兒子伯禽，受成王封於魯，周公戒他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往魯，慎毋以國驕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宜，此六者皆謙德也，子其行乎，毋忘斯言。」這都是戒驕吝的聖訓。

第一節 事親

1

恭敬

這是說明事親該有敬心，不是一味奉養的。原文在爲政第二。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註）子游姓言名偃。「養」去聲是飲食供養父母。

（解釋）子游問孝順的道理，孔子說：「現在孝順爺娘的人，只能夠養活爺娘罷了；那狗馬都能受人餵養，如果對待爺娘沒有恭敬的心，只知供奉飲食，那麼，與養狗馬有什麼分別呢？」

（補述）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覆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這是蓼莪之詩，說明父母對我們兒時的養育、覆庇、愛護、以至於稍長對我們之顧念、期望、無微不至，這種恩澤，如昊天之無窮，故報念之心，不止是徒在供養

飲食，還是要在恭恭敬敬，以怡悅他的心情，敬親的條件：（一）是要順承他的意志，（二）是要代親勞役，（三）是要繼述親志，（四）是要保護周到，體貼入微。因爲能供養飲食是屬於物質，孝敬親心是屬於精神，若物質供給雖到，而精神欠了安慰，仍是不孝。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致是盡的意思）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其親。」這是我們要特別遵守的，同時，「孝」與「忠」又有絕大關係，前在總篇的補述，經已說過，像岳飛被秦檜陷害，明知受冤，猶謹守姚太夫人生前在背上刺字的教訓，慷慨赴難，誓必完成「精忠報國」的職志，以期無負慈娘於地下；又如「七七」抗戰發生，趙登禹將軍在團河抗敵，三次衝鋒，身受重創，左右勸他暫出火綫養傷，將軍慨然說：「日寇這樣殘暴，正是我們軍人馬革裹屍的時候，你趕快回到北平，告訴我的老母，如果我不幸陣亡，請他老人家不必悲痛。」說完之後，繼續前進，卒致中彈殞命！這種忠孝雙全，正是孝經所謂「孝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了。

和顏悅色

這是教人要和顏悅色以慰親心。原文在爲政第二。

2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註〕「食」音侯，就是飯。「先生」是指父母。「饌」是飲食。「曾」與「乃」「豈」均通。

〔解釋〕子夏向孔子問孝的道理。孔子說：「奉事父母，以和顏悅色爲難！若單是代父母服些勞役，做些工作，有酒食請父母先吃，這種小事，難道可算孝嗎？」

〔補述〕孝是出於天性，故能和顏悅色，其先決的條件，必先要無違父母的教訓，才能怡怡樂樂，否則乖戾之氣，佈滿家庭了。孟子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足見要得親順親，不止在物質的供養，還須要和顏悅色，去體貼親心，安慰親心，所謂菽水承歡，亦有至樂。古來善於色養者，莫如老萊子，他以老邁之身，白髮蒼蒼，還穿着彩衣，像孩童一般，在廳堂上忘形戲耍，以引起雙親的快樂，使他們忘却老邁的痛苦，這種孝心，是多麼深刻？

3

不違不怨

這是說明父母有過，應該下氣怡色去做諫。原文在里仁第四。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註〕「幾」是做，「幾諫」是父母有過，應當下氣怡色，柔聲微諫。「勞」是愁苦。

〔解釋〕孔子說：「奉事父母的時候，倘使他有了錯處，應該婉轉勸阻；要仍舊恭恭敬敬，不可違拗。等父母快樂的時候，再用前法勸阻，那怕愁苦？多勸幾回，總

不可有怨恨的表示。」

(補述)孝經諫諍章有說：「父有諍子，則身免陷於不義。」可知父母有過，人子當盡諫諍之道，乃是天責。中國過去的家庭制度，有的父母，因為對於兒子是庶養，或者是前子後娘的關係，就發生了歧視之心，致愛惡不均，賞罰不明，這不能不說是父母的錯誤，爲兒子者，處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如果能够以孝敬的精神，去感動他，諫阻他，使親心翻然覺悟，毅然改善，這種工夫，比着處順境的事親，還要困難十幾倍，我們看了晋朝王祥的故事，便知道他們兄弟是至孝的人，他當幼年時候，母親死了，繼母朱氏，素性狼毒，給他食的是粗糲，衣的是破衫，甚且在父親面前譖他不是，使他操賤役，除牛糞，王祥毫無怨言，父母有疾，反盡心侍奉，衣不解帶，葯必先嘗，他嘗爲了後母要想食鯉魚，毅然不怕寒凍，裸體破冰，躍入水裡去捉魚，可惜這樣辛苦，終不能改得母親的惡毒，朱氏的親生子，名叫王覽，他看見母親撻打哥哥，心裡很難過，但又不敢怎樣，只以和顏悅色去諫阻，諫阻不聽，繼以流淚涕泣，有時又不忍哥哥自己吃苦，常常帮他做工，他嘗一次發現母親落毒藥在酒裡，無可奈何，只得陪哥哥同飲，這麼一來，倒使朱氏嚇慌，忙攘酒倒落地，從此他倆同食同眠，弄得朱氏無法可施。這樣看來，我們便可知道王覽是一個「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勞而無怨」的佳兒。王祥更是一個「敬而不違，勞而不怨」的孝子。難兄難

弟，無怪他們移來做官，政績都是很好。

第二節 交友

1

擇友標準

這是教人交友要揀擇，以免受累。原文在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註）「諒」是信

實。便讀平聲，熟習也。「僻」是儀容好看。「佞」是口能辨說。

（解釋）孔子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結識爽直的朋友，他心直口快，沒有回護我的過失，他必直言相告，使我自知改過；結識誠實的朋友，他心地忠厚，沒有虛偽，和他相處，可以進我於誠；結識多聞的朋友，他閱歷豐富，經驗充足，和他相處，可以進我於明。有這三樣朋友，自然得着益處了。如果結識儀容好看的朋友，他專講應酬，周旋世故，我若有過，他斷不直說，我如何會知？結識柔媚的朋友，他虛情假意，討人喜歡，和他相住，受他同化，最能消我誠意；結識好爭辯的朋友，他憑空揣摩，毫無真實見解，和他相處，最能迷我見識；有這三樣朋友，自然受着他的損害了。」

（補述）羅馬哲學家西塞魯氏說：「人生除去友誼，恰如世界上除去太陽。」禮記上說：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可知我們要成功任何一樁事業，非靠仗朋友的扶助不可；陸世儀先生道：「少年無共學共遊之朋，則老年無同心同德之友；平居無講道論德之契，則臨難必無託妻寄子之人。」但是一味盲目亂交，不加以選擇，致染惡習而不知，縱色慾而不悟，貽害終身，豈是非小？姚鼐道：「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因為朋友的感化力很大，往往能轉移一切的思想心意，所謂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故孔子指示我人擇交的標準，應如前文。

2

事賢友仁

這是指示交友的方法，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註）善是精美之意。

「事」指尊奉。

（解釋）子貢問要學爲仁的道理？孔子說：「匠人做工要做得好，必先把那器具磨得很鋒利，我們學道要成功，須先有明師益友，來給我切磋磨礪，故在一國之中，應該尊奉那有德行的大夫，結交那有仁德的讀書人，這樣做去，自會成爲仁人了。」

〔補述〕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古今同出一轍，因為人類社會所以會進化，是從扶助中得來的，尤其是朋友，更負有切磋琢磨之功，關係於進德修業，較為密切，以蘇轍之賢，猶上書請求韓琦給他見面，詞意懇切，惟願一識韓荊州為快慰，這是能「事其大夫之賢者。」孔子往郊，路上碰着程子，傾了車蓋，談笑自如，整天不倦，這是「能友其士之仁者。」反之，陽貨要見孔子，而孔子不准接見，這是拒絕其不仁者，於此足見擇交不可不慎。

3

越久越敬

這是教人交友，應該由淺而深，由疏而親。原文在公治長第五。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註〕晏平仲齊國大夫，名嬰，和孔子同時。

〔解釋〕孔子說：「世人交友，起初會知敬重，日久相熟，彼此不拘禮貌，互相狎侮，致生出許多嫌隙，惟有晏平仲盡情盡禮，越久越敬，絕沒點怠慢，所以能保全感情，自始至終。」

〔補述〕常人交友，往往始親終狎，致後來感情破裂，互相毀謗者，很多很多，源嘗記讀快樂銘教人交友之法，載有：「初交則愛，愛久則怠，怠久則怪，怪久則害；與其愛、怠、怪、害，莫若淡淡相交，以免愛、怠、怪、害。」願讀者共同勉勵。

4

謙虛擇善

這是教人交友要謙虛，取他所長，以補我所短，原文在述而第七。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註）「從」是照的意思。

（解釋）孔子說：「我和兩人同行，那兩個人裡面，有一個是善，我就照他做，一個不善，我就不要學他，而把不善的改了，那麼，這兩個人，都可爲我師法了。」
（補述）君子學無常師，往往取法他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故學問能天天進步，以黃帝之聖，尙且下問於牧童；田單之謀，還師法於走卒；甚至戴良從牛醫兒爲師，袁溉訪賣漿翁爲師。凡這種種，都是很虛心効法人的長處的。劉氏正義對本文的解釋謂：「三人之行，本無賢愚，並非確是有一善一不善，不過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既從其善，卽是我師。」錢坫說：「善與不善，是說人以我爲善爲不善也，我并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者，皆爲我師。」以上兩種說法，雖和朱子的見解不同，但是教人虛心擇善的道理，却是一樣的。

5

勸善規過

這是說明朋友有勸善規過之義務。該文在顏淵第十二。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解釋) 子貢問怎樣去交友？孔子道：「朋友有過，應該勤懇懇懇，委婉規勸他，使他明白是非，自動棄惡從善，有時，更要利用其所好者，導之於正軌，如果他不能接受，只好歇了，切勿勞勞叨叨，惹朋友厭惡，變成嫌隙，反自取辱。」

(補述) 能勸善規過，才是好友，但有時對方爲某種利益所誘惑，或者是受某種環境所驅使，一意孤行，毫不自知錯誤，若再三規勸，猶不悔悟，反使他厭惡，所以子游說：「朋友數，斯疏矣。」故規勸的程度，以「適可」爲止。

第三節 觀人

1

詳察始末

這是申明觀人由淺入深的方法。原文在爲政第二。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註)「以」是做，「由」是動機，「安」是安樂，「焉」是語助辭，「廋」是隱匿。

(解釋) 孔子說：「看人第一先要看他所做的事，是否會善？第二要細着他的念頭，從何而來，即是他的動機，是否會真正？念頭正，就是動機善，念頭不正，就是動機惡；第三要考察他做過的事，心裡是否會安樂？如果外面怕人責備，勉強做去，一旦環境轉移，心思改變，仍然是靠不住的；這樣看人，一層深過一層，把他的心術看穿，人家的好歹，善、惡、真、僞，那裏能够隱匿呢？那裏能

够隱匿呢？」

（補述）觀人的方法，歷代聖賢，都有遺訓，但是最基本的，還是看他平日對於父子、兄弟、夫婦、叔侄、以及親戚、鄰里、間所處的感情是怎樣？輿論對他是怎樣？因為能孝其親，自能愛他人之親，能友愛自己的兄弟，自能推其愛以及於朋友、民族、國家，否則自己家庭不和睦，還說什麼親愛團結？這是從一般的說法。如果說深刻一點，還是要重在個別的測驗，胡文忠公在書札裏有說：「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李克道：「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這都是從他的環境上去觀察人家的。

2

聽其觀行

這是教人看人，應以言行相符爲第一要件。原文在公治長第五。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註）「行」是行爲。「予」是宰子，卽是子我的名。

（解釋）孔子說：「從前我對於人，聽了他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爲；現在我的待人，聽了他的話，還要察看他的行爲，這是因爲宰予，而把我這個心思改變的。」

〔補述〕這是孔子因責罵宰予白天午睡而說及看人的方法，我們知道，在這個良歹不齊，機巧萬變的人類社會中，往往少不了一般好吹牛皮打馬屁的小人，他們憑着三寸之舌，裝模做樣，無中生有，故意顛倒是非，偶一不慎，很容易誤入他的彀中，所以明哲的人，尤其是執政者，務須要聽言察行，才免受人矇蔽，呂叔簡說：「凡聽言，要先知言者人品，又要知言者意向，又要知言者識見，又要知言者氣質，則聽不爽矣。」陸宣公在奏議中明白說道：「凡聽其言，該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同時說話的快、緩、滯、利，固然和他本身的習慣性、教育程度、以及時間、空間、有絕大關係，但在平時閑居的狀態下，亦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趙宗預先生主張「豪爽的人，說話多屬斬釘截釘，陰柔的人，說話好用委婉曲折，正人君子，說話一定中正和平，性急的人，說話一定急如奔馬，拘執的人，說話一定滯泥不化……」這種見解亦頗不錯。

3

詳察好惡

這是教人不要盲從附和，貴要認真體察。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解釋〕孔子說：「好善嫉惡，人情所同，但常人易爲私心蔽惑，致好惡失當，假定有人說他是惡人，我們不要因大衆厭惡他，便斷定他是惡人，必要細心審察他的

品德，確是奸惡，才值得棄絕；善人固當崇敬，我們不要因大眾喜歡他，便斷定他是善人，必要細心審察他的品德，確是良善，才值得敬重，若無真知灼見，只憑外界議論，怎可相信得過？」

〔補述〕善惡邪正，輿論原有公評，可是人類的情感，往往各有所偏，有時理智為情感所蔽，致好惡無常，社會的公共是非，也從而紊亂；世有行高志遠，落落寡歡，常與庸俗人違忤者，亦有陽假君子，陰實小人，唯唯納納，專以勾結人心，博取輿論界的美評者，諸如此類，若從外表上去武斷，必會冤枉許多好人的。

4

識破虛偽

這是教人看人不可徒重外貌。原文在陽貨第十七。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註〕「厲」是威嚴。「荏」是軟弱。「穿」是挖洞。「窬」是爬牆。

〔解釋〕孔子說：「有一種人，外面顏色裝得威嚴，似乎剛正樣子，其實心裏滿懷私慾，是個最軟弱無志的人，只因想偷偷竊聲名，怕人看出破綻，故裝模做樣，遮掩自己的短處，這可比做竊賊的人，挖洞爬牆，偷竊財物，惟恐人知覺一般。」

〔補述〕孟子謂墮孔不正的人，其心術必不端，趙宗預先生又謂「態度圓活的人，是老於世故，態度粗野的是莽漢，巧言令色的是小人；至身體方面，凡青皮硬骨的人好用手段，面有橫肉的人多凶暴，面團圓多肥肉的人多溫和，身體面孔修長

略偏於瘦的人多果敢，頭略帶尖而目小如鼠的多勢利。」這種說法，亦堪爲觀人之參証。

第四節 應對

1

適人適言

這是教人言談應該合人合時。原文在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知」去聲同智。

（解釋）孔子說：「這個人可以同他講話，却不同他講，這是看錯了人；這個人不可同他講話，却同他講，這是白費了言語；聰明的人，不會遺落好人，也不會白費言語。」

2

戒除三愆

這是教人言語應對須要適合時機。原文在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註）「愆」是過。「瞽」是無目。

(解釋)孔子說：「陪侍君子談論時，易犯着三種過失，那就是(一)未嘗問到自己，却忍不住，偏要從旁代說，這叫做暴躁。(二)已經問到自己，却不肯說出，這叫做隱瞞。(三)沒有看到臉色怎樣，隨意而談，這叫做瞎眼。」

(補述)說話原是一種藝術，孔門列爲四科之一，古人在小學的時候，便訓練要如何應對，故能處處中規中矩；現在大家不知注意適人適言，更不知注意適合時機，甚且說話，不是卑污，便是粗野；不是過分，便是失體，有時致成「片言之誤，可以啓萬口之譏。」故善於應對者，必要注意他的辭鋒，能够適人、適言、適時、適地、同時，還要注意說話的技能，因爲有了良好的技能，可以使人心悅神服，甚且可以爭回國家的體面，像晏子出使楚國，對楚王問盜的話，從容申辨，以地土生橘生枳爲譬喻，說得楚王滿面羞慚，這是善於應對的。如果是對答的技術差些，倒會引起對方不良的印象，像劉遵祖應對不得體，致有羊公鶴之譏，故對話的技能要注意(一)婉轉(二)條達(三)親切。什麼叫婉轉？卽是以清亮的聲調，圓潤周到的措辭，和藹可親的態度，向人家對話。什麼是條達？卽是汰去閒言客套，句句精警，層次分明，條理清楚。什麼叫親切？卽是以飽滿的精神，和柔的視線，集中在對方的面上，態度誠懇，語氣親切，這樣應對，自然會使聽者發生同情心了。

第五節 教人

1

審度程度

這是申明施教要適合各人的個性與程度。該文在雍也第十六。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註）「語」是告訴。「上」是上智。

（解釋）孔子說：「人類的學識，可分爲三等；最高的是上智；最低的是下愚；平常的都是中人。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但是裡面的意義，有淺有深，那淺的是下一截，深的是上一截，因此我們教人，要看他的資質怎樣？如果資質在中人以上，那上一截的道理，可以告訴他，他聽了便懂，若資質在中人以下；只可以教些粗淺的道理，若把上一截艱深的道理告訴他，他不但不懂，反生出許多疑惑，胡猜妄想，越想越錯，所以善教人的，須要審度對方的程度和個性。」

（補述）孔子教人的宗旨，積極方面，是在文行忠信；消極方面，是不語怪力亂神。但是他訓誨底方法，是重在因材施教，循序漸進，故一言一語，都是爲適應各個學生的個性而發；我們從心理學上研究的結果，知道個性差異，是和程度深淺高低有密切底關係，因爲人類稟賦彼此不同，其興趣、需要、能力、和生長，亦就互異、故聰明者，可以舉一反三，愚笨者舉三尚難悟一，只要教者善於辨

別督率而已。

2

因時利導

這是說明先後學者能自動自覺，然後因時教導，原文在述而第七。

子曰：「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憤」是急，即是心想要求通而未得的意思。「啓」是開。「悱」是悶，即是口要言而未能之貌。「隅」是角。「反」是連類悟及之意。「復」是再告。

（解釋）孔子說：「如有人慚愧着自己的學問不能和人家一樣的時候，他心裡當然着急，馬上發憤用功，我便乘機去開導他，這樣他必非常感動，而他的學問亦很容易進步了，否則就不要開導他。又或口要說而不能說，沈悶得很，我就用道理去開發他，使他說得出，否則便不要開導他，因為天下事理無窮，若待一一指導，那裏會說得盡，須要受教的人有悟性，說一事，就能推到其他的道理，譬如四方的物，說了一角，便可領悟到其餘三角，若性質呆笨，仍舊不懂，可以不必用這種教法再教他。」

（補述）孔子教人的精神，是「爲之不厭，誨之不倦」，甚且不分賢、愚、善、惡，都是本着「有教無類」的宗旨去訓誨，絕無絲毫偷閒的，他所以主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就是感覺人性多半是好逸惡勞，如果祇用「注入式」去開導學生，學生未必個個聰明，縱然聰明了，亦未必個個肯聽肯做，倒不如用暗示的方法

，激動學生的自動自覺，因為有了自覺的心，才會發生羞恥的意識，和「見賢思齊」的志向，到那個時候，學生求知的心，都比任何人來得懇切，然後再用「啓發式」去開導他，那不是事半功倍嗎？因此，我們知道教師乃是兒童的精神父母，舉凡道德、藝術、宗教、禮儀、知識、均為教師所傳授，所以教師不但要曉教育的原理，而且要以身作則。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解釋教育兩字的意義是：「夫教者何？以善先人之謂；育者何？養使為善之謂，以善先人，必先修己有素，養使為善，必率人有方。」率人有方，就是要「審度程度」和「因時利導」的意思。

第六節 從政

1

多聞多見

這是教人治政要多聞多見，以免隔膜。該文在為政第二。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註）「干」是求。「祿」是位，即是做官。「闕」是空缺。「尤」係過失。

（解釋）子張為要出仕，求問做官的方法，孔子道：「要辦理政事的人，（一）須要事理聽得多，廣求民瘼，如有疑惑的地方，毋寧缺而不說，其餘明白的事，以後要

怎樣措施，還要謹慎說出，以防劣紳衙蠹互相勾結舞弊，這樣便少有過失。(二)要事理見得多，以防矇蔽，致下情不達，那心裡覺得不安的地方，也應該留一個空闕；就是那例行的公事，也要謹慎做去；那麼，自然會減少後悔了，言語少過失，行爲少後悔，祿位就在裏面了。」

(補述)總理對於政治二字的解釋：「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之事，就是政治。」我們中國的政治，數千年來，仍脫不了人治的習慣，故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見解，現在我們要望政治能配上軍事的進展，應從各級公務員有公正廉明的德性做起，什麼是明？就是要多聞多見，對於政治的動態，人民的疾苦，地方的需要，知得清清楚楚，然後根據政治的原則，和自己的經驗，斟酌損益，以期適合環境，這樣，才得配談興利除害，而不致被人矇蔽。胡林翼先生道：「作官應以明爲主，不明則寬固非，嚴也非也。」又說：「作吏之道，須勤接見，以廣耳目，日坐聽事，民無晉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可知辦理政治的人，如果不聞不問，則一切措施，處處失當，無論是計劃，執行，考核，都是不能適合於實際環境，橫豎變爲病國殃民了。同時公務員對於言論行爲方面，亦要絕對的慎重，蔣主席道：「民無信不立，一切必須兌現，故凡功之所未就，不可虛道；力之所不及，切戒空談，務須矯正虛僞浮誇之時弊，而造成篤實，力行，之風氣。」這和孔子所謂「慎言，慎行，」是互相吻

合了。

2

先給百姓好榜樣

這是說明治政應先以身作則。原文在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註）「先之」，就是先做個榜樣給他看。「勞之」，是勞苦給他們看。「益」是增添。

（解釋）子路問從政應該怎樣？孔子道：「第一是導民爲善，要教百姓向善，須自己首先爲善，給他們做個好榜樣，人民自然感化服從了。第二是勞苦，自己不怕辛苦，件件先代民衆計劃，如何能生產建設，如何能使民生充足，處處以大衆福利爲前提，就是有勞動着大衆，百姓自然踴躍，不敢偷惰了。」子路心裏還覺得太少，再請添說幾句。孔子道：「爲政不在多言，只要貫徹始終，無倦無怠，那就好了。」

（補述）今日要改造政治，應當把舊日衙門那種腐敗敷衍耽誤的惡習，尤其每個政治基層的主持人，更應本着清、慎、勤、的主旨，以身作則，才能振作萎靡偷惰的人心，造成奮發有爲的新風氣，蔣主席詔示我們：「現在只有硬幹、快幹、實幹、才有成績可言，硬幹就是不顧一切的障礙，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快幹就是節省時間，人家要一天做完的事，我們必須限定半天做了；實幹就是實實在在的做，絕不是口上說，紙上寫，就算數的，也不是發號施令就算了事的，

必須時時刻刻監督人家去做，做到好了爲止。」有了這種不怠不諉的精神，不但可以感化僚屬，就是指揮民衆，也很容易成功的，所以今後要希望政治弄得好，除了造成良好的幹部以外，還須要每個政治基層的主持人，具有（一）緊張的情緒，（二）果斷的決心，（三）貫徹始終的毅力，（四）磊落的襟懷，（五）偉大的人格，能够這樣，部屬自然不敢貪污懈怠了。

3

正己然後正人

這是說明行政應該先正身以率下。原文在子路第十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註）「令」是政令，「從」是遵從。

（解釋）孔子說：「若己身修得正了，不必強令人遵從，那人心自然感動，政令便早已推行了；若是己身先有不正，雖要強迫人民遵從，無奈人心不服，政令那裡能够推行呢？」

（補述）孔子的政治主張，純係以「正」爲中心思想，因爲能正，則大公無私，愛民如子，障善彈惡，一切措施，自能適時適地，土豪劣紳，亦無從施其技倆，所以他主張應先從執政者自己健全做起，他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意義都是和本文相近，他對答季康子的問政，鄭重的說道：「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又教子路道：「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體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這樣看來，我們要移風易俗，給人民好榜樣，非先端正自己不可。曾文正謂：「天下之興亡，係於一二人之心。」因為政治力量，可以推動一切，亦可以轉移一切，如果執政者能夠向上，則人民跟着他走，如水之就下一般，我們看了蔣主席的提倡新生活運動，復興民族，嘗不幾時，便全國雷厲風行，個個曉得遵守禮義廉恥，和六項之規定，這都是在上者能以身作則得來的。

4

寬赦小罪任用賢材

這是說明從政心要寬而眼要明。原文在子路第十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材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

（註）仲弓是冉雍的別號。「有司」就是各是科室的長員。「赦」是寬容。

（解釋）仲弓將要去做法季氏采邑的宰臣，故先問孔子從政的方法，孔子道：「政事若要一一親自料理，如何兼顧得及？須先責成各科室的長員，專職辦理，假定各部門的科長員有些小過失，亦要赦免他，因為苛責起來，人各懷慮，那更難辦了。同時遇有賢德材能的人，須要儘量舉薦，那政事更易推行。仲弓道：「天下

人多，如何得知得？」孔子道：「只要把你所識的賢材，盡量舉用，這種好賢的風氣，自然會感動到別人好賢的心。你所不知道的，別人亦會替你舉薦，那何愁人材湮沒呢？」

(補述)君子責己嚴，待人寬，故對於犯着小過的部屬，處處予以原諒寬赦，給他自新之路，人是萬物之靈，誰不感奮？誰不効忠？商湯對於從政的宣誓道：「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對諸侯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聖人的襟懷，是何等寬容，再如我們的蔣主席，他在西安事變，被了張良楊虎城兩軍劫持之下，幾乎險遭不測，若在別個長官，必要非嚴辦不可，可是 委座對着張楊的申誠，誠懇的說道：「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余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你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這便可以見出 委座的偉大和寬容了。至於舉用賢才一節，本來我們民權主義的選舉制度，是老早規定的，就是古代亦是常有的，像鮑叔之推舉管仲，卒為齊桓公造成霸業，姚崇之舉薦宋璟，造成玄宗開元之治，惜自近代以來，官無論大小，職無論尊卑，多出於委派，因此情面百出，習尚成風，做主管長官的，只知注重條子主義，和姻親裙帶關係，求其能選賢舉能者，真是鳳毛麟角，致行政效率少見進步，過去政治史上，不知藏了若干污垢，埋沒了幾

多人才，我很望政府一面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一面催促憲政早日實現，使選舉制度，能够早日施行。務期達到「以才辦事，以事養才」底目的。

第七節 用人

1 **公正寬厚** 這是說明用人應該公正寬厚，因材器使，原文在微子第十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註）魯公是周公的兒子

，名叫伯禽，封於魯，故稱魯公。「施」的解釋有二：依照孔安國的註釋，易也，弛也。依照程子外傳的解釋，與也。孫綽謂不偏也，編者意思似以後二說較妥。「以」作用字解。「大故」是惡逆的事。

（解釋）周公教訓魯公道：「凡在上位的君子，對於職位，不可私與其親族，又不可給大臣怨恨不任用，舊日的朋友，偶有過失，也當容恕，若沒有大錯，不可撤棄他，因為人的才質，各有所偏，不可在他一人身上，求全責備，必須略短取長，量材器使，自然人皆爲我用了。」

（補述）堯不傳位於子，而傳於舜，舜不傳位於子，而傳於禹，這完全是離開親族的立場，顧公不顧私，多麼難得？胡文忠謂：「用人之道，須具至公至誠，公矣而

誠不至，則不能得人心，即不能得事之效。』可知『公誠』兩字，乃是用人的主要條件。昔人謂『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同時對於部屬更須寬洪大量，有始有終，不要求全責備，只要使用得法，自能担当大事了。左文襄謂：『人各有材，材各有用，譬之草，皆葑也，能嘗之，試之，而確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專用什用，均無不可。』陸宣公在奏議上謂：『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而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而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所以高道淳教人用人之法，是『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朴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疏，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以我們用人，須先要明瞭其人之長處是在那裡？短處在那裡？然後用長避短，那就可以成功了。漢高祖的成帝業，因為手下有韓信、張良、陳平、蕭何，史家稱他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這就是他對於各方人才兼收并蓄的緣故；項羽雖然力拔山，氣蓋世，能舉千鈞之鼎，可惜有范增而不能利用，致手下無人，終至烏江自刎！再如近代曾國藩，他的事業所以會那樣彪炳，亦是由他善於延攬人才，兼收并蓄，結果造成良好的幹部出來，薛福成稱讚他：『陶鑄羣英，豪彥從風，致力延攬，廣包兼蓄，知人之鑒，爲世所宗。』其中如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張裕釗，俞樾等，統計約共八十三人，都是曾氏當日的幕友，可知人才是事業的基礎，幹部是成功的要訣，做領袖的，當

視爲第一急務，故周公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之風。其虛心納賢，多麼懇切？同時我們延攬人才，更須注意到草澤蓬牖之士，因爲裡面是藏有不少勵志傲骨，誠實苦幹的俊士，他們往往是抱着不求聞達於諸侯，不求功名於天下的志願，像孔明高臥隆中，韓信寄食漂母，王猛捫蝨而談當世之務，假定無劉先主三顧茅廬，蕭何月下追賢，符堅一見傾服，謂孔明復生，那裡有忠義胆，鞠躬盡瘁呢？既有了人材和幹部之後，對於工作支配方面，還須注意到（一）適合他的性質，（二）適合他的工作能力，否則對於時間空間，精神和物質，兩無適用了。

2

不拘執其先人微賤

這是借喻父雖惡，不能連他兒子的好處一併埋沒。該文在雍也第六。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

（註）「犁牛」是毛色駁什的牛。「騂」是赤色。「角」是牛角端正的意思。仲弓父親本是微賤的人，生出仲弓竟成做大賢，所以孔子借犁牛祭祀的事以稱贊他。

（解釋）孔子說：「用人只論賢才，不論家世，譬如本朝尙赤，祭祀的牛亦要純赤，那雜色的，本用不着，但是犁牛生的兒子，能够一身純赤，頭角端正，雖然想不要用，那山川的神明，也不肯捨棄它，如何能不用呢？」

3

不計較其本身寒微

這是說明用人不可拘執其微而不用。該文在憲問第十四。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

（註）「臣」是家臣。「僕」是人名。「公」是公朝。「文」是順理而成章的意思。

（解釋）公叔文子，有個家臣名僕，文子因他甚賢，薦與衛君，做了衛國的大夫，和文子同在公朝辦事，孔子聽見這樁事，便說道：「今世大夫妬賢嫉能的多，況且是自己家臣，誰肯和他同列，文子能忘分薦賢，只知有君，不知有己，真不愧這文字的諡號了。」

（補述）舜之父頑，母嚚、弟傲、處境十分痛苦，堯帝聞他是個大孝的兒子，故不計較其家世和出身，先嫁以二女，試他的德行，又使他和五典，五典能從，賓四門，四門穆穆，入山林川澤，遇了暴風大雨，又不迷於路，知他有才德胆識，才將帝位讓給他，這種用人，完全是以才德爲標準的。現在的用人，往往先要問明他的家世，出身，和資格；至於學識、才能、經驗、品性、儀表、體格、更少人注意到，我們要知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污泥之中，豈無香蓮？只要視乎用人者之能選拔與否，胡文忠主張「用人須要用苦人，因爲苦人的心思才力，多出於磨鍊，故遇事能知艱難曲折，亦能耐勞。膏粱紈袴子，皆爲下才。」這亦足爲用人者作選擇的標準。

4

預防朦蔽

這是說明用人須當認真體察善惡。原文在顏淵第十二。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註）「浸」是灌。「潤」是濕。「譖」是毀謗。「愬」是訴冤。

（解釋）子張問道：「人若不明，往往被人朦蔽，如何才算得明呢？」孔子道：「那朦蔽人的，有兩樣法術，一種是要毀謗人的，他來說別人是非，若說得太驟了，我必不聽他，慢慢說去，今日說一句，明日又說一句，若有意，若無意，好像用水灌物一般，漸漸漸溼，令人於不知不覺間聽了，上他的當，這名為「浸潤之譖。」又有一種誣告人的，他來訴自己冤枉，若說得太緩了，我必不聽，他裝做迫切樣子，呼天喊地，好像皮膚受傷，忍痛不住似的，令人聽了，觸起怒來，上了他的當，這名為「膚受之愬。」那兩樣巧法，我們若能認識得破，不被朦蔽，可以算得「明」了，大凡朦蔽只在近處，不在遠處，近處受蔽，遠處自然不見，如今能洞燭底蘊，小人們不能施其浸潤膚受的技倆，再沒有別法敢來朦蔽，天下事還有什麼見不到麼？這種明確的眼光，也就算得遠了。」

（補述）馬援從交趾凱旋。餓了許多葷菜回國，原是因為它能去溼利小便，人家謂他是

滿傲明珠和文犀，這種膚受之愆，完全是起於誤會得來的。靳尚屢譖屈原，楚襄王貶他落江南；李林甫攻擊張九齡，唐玄宗謫他做荊州長史，這都是由於妬忌才能，邪正不能相容積來的；我們翻開史冊，人主被部屬朦蔽，殘害忠良，釀成後來禍變者，不可勝數，安史之亂，足爲明証。這在整個的政治史上，和變方的事業上，不能不算是一件很大的損失！其間亦有能够明察善惡，始終信任部屬者，像秦之符堅，他當日用了王猛，悉心聽他發揮其政治長才，如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立學校、旌節義、除權貴等，故能使秦國富兵強，雖然有許多人在符堅面前譖王猛之過失，他不但聽，反而將說是非者治起罪來，這亦可見符堅的剛強明斷了。曾文正公謂：「用人極難，聽言亦屬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胡文忠更謂：「用人之道，須具至公至誠，公矣而誠不至，則不能得人之心，即不能收事之効。」因爲能公能誠，便不受人瞞蔽，而左右親近之人，尤不可不慎，我想人類，是富於情感的高等動物，而且往往有先入爲主的作用，如果聽了親信人來說是非，要他內心不動，方寸中有一定的權衡，若非賢哲，那裡能够這樣？世有王猛之才，固然歷代不少其人，但是始終能信任部屬者，試問有幾？像彭越、范蠡、文種之類，他們當日何嘗不是鞠躬盡瘁？可惜功成之後，有的被殺，有的告退，那不是一件傷心事嗎？左文襄公謂：「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

，非開誠佈公，不能得人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源謂知人已屬困難，若獎勵部屬的長，愛護部屬的短，使優劣得所，更難做到，當局者非有寬洪的度量，遠大的眼光，公正的人格，視材如寶的心理，恐難善始善終，韓昌黎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就是此理。

第八節 政治原理

1 足食足兵與立信

這是說明政治的重要性。原文在顏淵第十二。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解釋）子貢問政治應該怎樣做得好？孔子道：『第一須要多積米谷，豐年收糴，儲爲谷倉，凶年放出賑濟，使百姓免受飢餓，這是足食的方法。第二須要注重武備，平日充實兵役，舉行軍訓，一旦有事，便可守土保民，這是足兵的方法。兵

食充足了，還要教訓民衆，使百姓曉禮義，知廉恥，人人對我發生信仰，沒有異心，這叫做「民信」，這三件不能任少一件的。『子貢道：「偷在國難時候，三件不能全有，不得已要去那一件好呢？」孔子道：「只可先去兵，因為糧食充足，百姓齊心擁護，設使沒有兵，國家的精神還可存在。』子貢道：「假定連這兩件亦不能兼顧，不得已先要去那一件？」孔子道：「在沒奈何的時候，只得去食罷了，因為自古以來，有生即有死，死是人所不能免的，要是治國者背棄了『誠信』，『禮義廉恥』必致喪失殆盡，那將如何立國在於世界了呢？」

（補述）

什麼叫足食？就是積極方面，要擴大墾荒運動，化無用的土地爲有用，使糧食生產量天天增加。消極方面，是要積谷儲倉，預防歉荒，以便隨時救濟，尤其是現值長期抗戰，我國各個海口，被了敵人封鎖，形成米珠薪桂的時候，我們更須要顧足民食，重視農業政策，使國基鞏固。依照最近糧食部長，徐堪先生的報告，本國三十二年度，軍糧配額，須七千萬市担，公糧配額，須二千三百餘萬市担，以此即可以證明，現在糧食的需要是很大的。什麼是足兵？就是要把步、礮、工、騎、輜、各個隊伍擴編足額，同時對於海陸空軍的戰鬥器械，像飛機、大砲、軍艦、潛水艇、坦克車、輕重機關槍等，都要配備周到，因爲自太平洋戰事暴發後，無論是友邦和敵國，他們不但把戰費的預算增加，就是各種戰圖器械的數目字，亦件件加得很驚人，像美國的飛機，居然要擴充到十

二萬架，英國現有的，亦有二萬五千架，他們和蘇聯預備每月合造六千架，德、意、日、每月亦合造三千架，至列強的兵艦方面，（我們根據卅一年十二月路透社的記載）列表如下：

(國集略侵)		(國集主民)	
國別	主力艦	航空母艦	巡洋艦
英	十四	八	七十九
美	十五	七	三十七
蘇	三	〇	十
荷		〇	四
德	四至五	二	十三至十四
意	五	〇	十七至二十
日	十一	九	三十八
			一百一十
			此外尚有袖珍主力艦三艘
			驅逐艦
			潛水艇
			二百五十
			六十至七十
			二百零五
			一百零五
			七十五至八十
			二百五十
			十二
			三十
			二百五十
			四十至五十
			七十

看了上表，我們便知道同盟國的勝利，是不為無因，同時再檢討我們本國海空軍的設備，實在遠不及人家多多，今後要望抗戰勝利，只有（一）實行徵兵制，（二）無論公、教、黨、紳、的子弟，個個都要去服兵役，務期達到「平等」的原則，使兵源永久充足。（二）繼續訓練空軍人才，使空防鞏固，（三）和同盟軍加緊聯

繫，收復沿海各軍事據點。(四)注重國防科學，使武裝部隊能够機械化，可以反守爲攻。德國梅爾始將軍道：「有槍的軍隊，非爲衝鋒陷陣之主力，只有機械化兵團，才能担当攻擊戰之基礎。」今日倭禍漫延全國，我們肩負國家民族百世興亡的責任，正應出資出力，去獻給政府，使武力充足。但是糧食不足，便會發生變亂，德國在第一次歐戰的失敗，就是起因於糧食的缺乏；而兵力不足，亦立即可以亡國；前次法國被德國閃電戰的衝擊，不上三月，便全國覆滅，這更令人駭怕！可知足食足兵，都是不能疏忽一件的。我們知道，政治最重

要的問題，就是教、養、衛，所以要養民必須足食，衛民必須足兵，教民必須立信，如果兵糧充足，而你詐我欺，上下交征利，無論他國內的法令怎樣好，都是不能維持久遠的，因此我們建國的根本問題，不但要教訓老百姓，明禮義，知廉恥，守紀律，負責任，同時還要以身作則，大誠大公，使民衆對政府發生信仰，縱會兵糧不够維持，國家的精神，還是存在的。孟子說：「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什麼？就是上下誠信相孚，團結一致，我們看了張巡許遠死守睢陽，賊將尹子琦圍攻城池，其勢力幾不亞於今日倭寇的凶頑，那時唐朝派援的兵馬又未趕到，他們只有死力抵抗，糧盡之後，繼以吃樹皮，食鼠雀，雀盡之後，張巡再把愛妾殺了，獻給部下充饑，這不消說是士卒感奮，就是民衆也個個感激，竟引起了許多老弱的民衆，挺身自殺，獻給士卒們

充饑，遂使江南半壁，得以保全，這便足以證明「立信」比着「足食」「足兵」更重
要了。

2 用正去邪

這是說明服民的方法全在要用入公正。原文在為政第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舉」是擢舉。「錯」是廢棄。「直」是正直。「枉」是邪曲。這段是暗諷哀公用人不當。

（註）哀公是魯國的君，宋公的兒子。「服」是心悅神

（解釋）哀公問道：「要用什麼法子，纔能叫百姓悅服？」孔子回答說：「能够擢舉正直的人，去掉那些邪惡的人，那麼百姓就悅服了；如果擢舉邪惡的人，去掉那正直的人，那麼，百姓就不悅服了。」

3 導德齊禮

這是說明化民的方法。用法治不如德治。原文在為政第二。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註）「道」與「導」通，即引導。「政」是法令。「免」是苟免。「禮」是包含制度品節。「格」是除

（解釋）孔子道：「要維持治安，保護人民，必須引導百姓遵守一切的政令，可是人心不齊，有的從，有的不從，如果將不從的加以刑罰，使他們一齊服從，百姓因

「說作正。」

怕了政府的懲罰，便把犯法苟免的心，暫時隱避起來，如果在法律不能制裁的地方，仍舊作惡，不知羞恥，這是不善後的；要是執政者，自己先有了德行去統率百姓，再體察人情，定了禮法制度和章則，使民衆一齊遵守，百姓既感我的德行，又遵我的禮法，那般好爲非作惡之人，自然覺得羞恥，馬上格除前非了。」

(補述) 國家會紊亂，大都由於人心之寡廉少恥，無惡不作，例如盜竊煙賭，娼妓嫖酒，均爲敗德之行，故必須加以法律制裁，以免妨害他人的生命財產，可是法律是治於已然，而道德則防範於未然，因爲道德可以端正人心，促進修齊，它的感化力量異常偉大，故孔子主張與其導政齊刑，倒不如導德齊禮，我們看東漢時候，劉寬做了南陽太守，吏民有過，只用蒲鞭薄責，以示儆惕而已；他每次出行，常召集學官祭酒，和處士諸生，執經講授，造成純美的風俗，他對着父老，勉他努力耕田，對着少年，勉他孝悌忠信，故人人感動，全郡大治，足見革除民恥，非用德化不可，孔子對答季康子使民的方法是一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卽是此理。但是近世風俗僥瀆，人心良歹不齊，而且經濟和文化水準的條件，個個相差很遠，人類性質的善惡，又極淆混，若單靠以德感人，恐狡黠凶頑者，反而播弄是非，魚肉小民，變成婦人之仁，政治前途，豈

不危險？故近人主張政治之道，應以儒家爲主，法家爲副，換句話說，就是治理人民，要有儒家的精神，法家的手段，雙管齊下，方易見效，孟子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富國篇說道：「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度制之。」這都是主張儒法互相參用的。也許有人說道：「目前中國的政治，趕不上軍事進步那麼樣快，因爲在這革命過程中，還有少數人暗中作奸犯科，甚且幹其走私，緝私，包私的工作，故要求政治弄得好，不但要注意人治，而且要注意法治。」然而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法是由人產生的，造天下反者是秀才，治天下太平者亦是秀才，看起來，人治比着法治，在這個文化幼稚的中國，實在更要緊，而人治之好壞，更視乎執政者的道德之如何以爲斷，故我們的政治宗旨，對着土劣頑民，應先以道德去感化，化他不聽，只有運用着法家斬釘截鐵的手段，毅然解決；對着良善的人民，我們應該依照禮運大同篇的主張，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底目的，那才是我們儒家至上的政治原則，現在各縣已次第實行新縣制，要行新政，必用新人，而心理建設，尤爲切要，總理謂「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故要政治建設得好，須要人人革除寡廉少恥之心，從道德的立場上，去造成新的政治靈魂才可。

這是說明治國安民的方法，貴在均、和、安。原文在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註）「顓臾」是屬魯的小國，春秋時，季氏專權，魯國所有賦稅，盡被季氏與孟孫叔孫三家分去，惟顓臾仍然臣事魯君，因此觸動

季氏併伐的心。「求」是冉有的名。「東蒙」是山名，在今山東費縣之西北。「夫子」指季氏。「周任」是古的良史官。「陳力」是竭力。「顛」是倒。「相」是扶助。「兕」是野牛。「柙」是圈檻。「櫝」是櫃。

（解釋）季氏將要起兵伐顓臾，冉有季路就向孔子報告道：『季氏將要有事去伐顓臾了。』孔子道：『求啊！這不是你的過失麼？那顓臾雖屬小國，但是周先王封他在東

蒙山下，主東蒙祭祀，豈可無故去伐他？而且他是在魯之境內，爲魯之外臣，伐他做甚麼？」冉有道：「這是季氏之主意，我二人并無這心。」孔子道：「求啊！你知周任嗎？他曾說道：（凡爲臣子的，須要爲公家出力做事。才不辱着職位，如果力量不能做到，寧可告退。）若任憑主上過失，不去勸阻，可比那扶持瞎子一般，任他走到危險地方，不把他牽住，等到跌倒在地，又不把他攙起，還要用他扶持什麼？你如今還說不是自己願意，這更說錯了！試問看守虎兇之人，任憑它跑出圈外，他也不管；看守龜和玉的人，任憑它毀壞在櫃裏，他也不問；難道這可說不是看管者的本意麼？你既爲季氏家臣，就着負責諫阻，今季氏濫伐，不是你之過失，還是誰的過失？」

（附註）

1 孔安國說：「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孔子疑求教之，故單獨呼求之名。」

2 張憑謂：「虎兇出柙一句，是喻兵戈擅用於外；龜玉毀櫝中一句，是喻仁義廢於內，規諷季氏濫伐的錯悞。」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

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註）「固」是指着甲兵鋒利城

池堅固。「費」是季氏采邑之名。「舍」是丟開。「有國」是指諸侯之國。「有家」是指卿大夫之家。「蕭牆」是門屏，即內變也。

（解釋）冉有道：「潁國城池是很堅固的，地方又和費邑相近，若不取他，必貽患於後代子孫了。」孔子道：「求啊！你知道君子最惡的是那心中貪欲的人麼？他將念頭丟開不講，反假托其他事故來搪塞，這是小人的技倆了！我嘗聞有國有家的，不怕民寡地少，只怕它分配不平均，更不怕稅減民窮，只怕他上下不能相安，因為天地間物力本够人用，若能將材富分配平均，消費供求合理，那裡會貧？若能大家和氣，相親相愛，生產率逐月增加，人民那裏會減少？要是均平了，和氣了，地方自然安靜，國家綱常倫紀，那裡會紊亂？至於互相傾軋？古人曉得這個道理，故對遠方有不歸順的人，不要用武力去濫伐，只用文德去感化他，既歸順了，再加以恩惠使他安居樂業，如今你倆輔佐季氏，既不能代他招來遠方的人，對本國人心離散，又不能保守得住，還想要興起干戈，擾害附

庸，像這種倒行逆施，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顛國，而在季氏自家門屏以內了。」

〔附註〕鄭浩說「本篇不患寡而患不均」兩句，改爲「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想貧而患不均」。按落「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之義，更爲通順。

〔補述〕人民會痛苦，是由於政治之不平，政治之不平，多半由於土地，財富，分配不能平均，例如大地主之高壓小農利貸，資本家的吸榨小工人利潤，社會遂一變而爲資本主義時代，——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因此富者驕奢淫佚，貧者寡廉少恥，娼盜搶劫，人心頹唐，政治黑暗，故馬克思提倡社會資產革命，想要造成全國財富。人人一樣，化私財爲共產，這種動機，固然甚善，但是他認錯了物質做歷史進化的重心，致演成勞工專政，惹起階級鬭爭，總理知道他的政策，未能適合我們的國情，爲要補救這點弊病，達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底目的，故一面提倡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化土地爲公有，以期逐漸平均；一面提倡節制資本，使生產集中，規定大規模事業，如鐵路郵電等，由國家經營管理，以防私人資本的發達，最末，還提倡增加農業生產七大辦法，和衣、食、住、行、養生、送死、各種原則，使人人得到民有民治民享民足的幸福，這種辦法，和孔子的主張，同出一轍。我們如果能够遵從孔子和孫總理的遺教，一心一德，精神無間，要達到世界大同，亦是不難的，那

個時期，自然人人相安了，既能相安，那裏有階級鬭爭，互相傾軋，至於分開析散呢？孔子又主張對於附庸的小國，應該用文化和道德去感化他，既歸順了，再加以恩惠，使他安居樂業，這完全是「王道」的宗旨，這裏所稱的「附庸」，即是現在稱做「殖民地」的小國，例如朝鮮、台灣、安南、緬甸、印度、以至其他各個弱小民族都是。可是我們試檢討各個帝國主義者，過去對待各國殖民地的國家是怎樣？他們不但是用高壓手段，將不平等條約去束縛弱小民族的自由平等，甚且禁止殖民地之人民，不得讀他們祖國的文字，說他們祖國的語言，橫豎是把殖民地的人種、文化、思想、完全滅亡的！印度和緬甸，被英國統治，其待遇雖然比較稍好一點，但亦很少自由可講，故甘地歷次提倡不合作運動，甚更利用英國和德國之戰，運動印度國民大會，脫離英國的羈絆，中間雖經羅斯福總統幾次斡旋，但是還未能得到印度民衆之滿意。緬甸這次被日本之強佔，這固然是英帝國之兵力，有鞭長莫及之憾，同時亦因緬人受了日本之煽惑，有意脫離英方的鎖鍊，故甘願爲敵人暗中引路，到這時候，英國朝野，始知向來對付各個殖民地之政策是錯誤的，故有羅、邱、太平洋宣言，藉以安慰人心，足見以「霸道」去征服人家，是不能維持久遠的。同理台灣朝鮮的人民，假定有一天得到活動的機會，他們亦會起來民族革命，向日本軍閥倒戈的，古人說「種瓜得瓜，種豈得豈，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故我們三民主

義之民族主義，規定自己民族革命成功之後，還要扶助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共同奮鬥，這種濟弱扶傾的精神，純盡爲維持人道而革命，亦卽是爲爭取世界上人類之自由平等而革命的，總理這種偉大之思想，和孔子先知先覺之政治主張，都是萬世不易的王道政策，也卽是治國者的根本大計。

第九節 國防

1

訓練武備

這是說明要固國防須注重平時訓練民衆有尚武的精神，該文在子路第十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註）「卽」是充當。「戎」是兵。「善人」是指着賢人。

（解釋）

孔子說：「賢人秉政，先教百姓孝悌忠信，又於農暇時候，集合各處壯丁，編成軍訓，演習戰術，約計七年，操典已經嫻熟，一旦徵調入伍，去充當正式的兵，跑上前綫，大家戰略已有把握，亦可以克敵制勝了。」

（補述）

我們民族，向來被外人稱爲東方病夫國，因爲自唐宋以後，一面是募兵制，一面是重文輕武，遂使人人競尙文學，埋頭伏案，終日呶唔，故體魄天天退化，一旦戰事發生，軍旅少有健兒，國防罕有良將，史載元兵入寇中國，宋帝下詔佈告天下勇士，出來勤王，天祥奉詔涕泣，乃發動郡中豪傑，并聯絡溪洞山苗，合計約萬人，匆促入京靖難。他的友人寄信給天祥道：「子是行，何異驅

羣羊而轉猛虎？」天祥答復道：「我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不應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而社稷或猶可存也。」我們讀了這段書，便可看出當日明末的民性多數是：（一）貪生怕死。（二）平素毫無軍事訓練，身體懦弱，故不敢參加作戰。有了這兩點原因，一旦敵兵臨境，不是投降，便是逃避，故天祥書中才有痛陳：「徵天下兵，無有應者」那句話！現在是長期抗戰，我們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原則下，應該恢復古代軍訓之精神，鍛鍊雄壯的體魄，不怕嚴寒酷暑，不怕饑餓凍餒，養成有獅子般之雄偉，猴子般之靈敏，駱駝般之耐勞，這樣，才能担当殺敵制勝的工作。

2

教民曉戰

這是說明要充實國防，須注重平時教民曉戰，該文在子路第十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註）「以」作用字解。棄是丟掉。

（解釋）孔子說：「若平日對人民沒有教曉戰陣的方法，等到敵國起兵來侵犯，就用這羣不曉戰的老百姓，去和敵人打仗，必至失敗，徒取滅亡，這何異是丟掉老百姓的生命？」

（補述）戰爭是一件殘酷慘痛的事，原為儒者所不談，仁者所不樂，但是有時正義所關

，公理所在，不得不爭，也不得不戰，因為國家是由土地、人民、主權，三者所構成，如果被不仁者剝奪，便失却了獨立和自由，自然非戰不可，孔子稱讚管仲排攘夷狄之功勞是：「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可知孔子是極端主張保護民族的人，所以他才有這樣主張教民備戰。古人謂「臨陣無勇，非孝也。」更見得抵禦外侮，保衛鄉邦，乃是我們國民應有的天責，現在暴敵殘殺我們民族，比着當日夷狄的猖獗，其痛苦更加千百倍，假定孔子生居在今日，不但主張男子要戰，女子亦應該參加作戰的。因為現在的戰爭，由平面而變為立體，敵人的降落傘部隊，和毒氣彈的襲擊，非常殘毒，假定民衆不曉抵抗，隨時都有喪命之虞，所以教民曉戰，一面可以減輕正規軍的責任，一面可以維護國家的文化、領土、主權、以及政治、經濟之完整，但是平時不教訓，等到兵臨城下，再來訓練，已經曠臍莫及了，諸葛武侯心書說：「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我們要知道，軍隊是由民衆抽調出來的，如果民衆的軍事學識好，軍隊的本質亦跟着一同好，而且現在兩國的戰爭，並不是單靠着幾十個師團的武裝部隊作戰的勝利，乃是兩國國力強弱之比的勝利，也即是正義者對付野蠻者爭取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不但要教民衆曉得防空防毒，救護掩埋，利持槍打靶的常識，同時還要教民衆明白這次的抗戰，乃是維持人類的正義，和國家民族生存的關鍵，我們必須以大勇的精神，樹立民族的正氣，

人人本着敵愾同仇的觀念，捨身衛國，共收殺敵致果的功効；以大智的精神，運用我們的腦力，研究國防科學，使國家自衛的力量，得以鞏固；以大仁的精神，聯合同盟國家，打破法西斯的瘋狂，維持世界永久的和平，扶助弱小民族共同自由平等，這才是我們明恥教戰的真意義。

(完)

勘誤表

頁數 欄別 行數 第幾字 應改之錯漏字

(自右至左)

改正文

二	補述	十二	廿八	「清」改作「青」	俊狄青平南蠻
六	補述	十四	廿二	「綏」改作「餒」	毫不餒退
六	補述	十五	十二，三	「然而」改作「眼前」	眼前戰爭的烽火
二〇	解釋	九	三	「弟」之上添「孔子說」	孔子說：「弟子待先生」
二一	補述	二	五	「道」之上添「對」字	對這種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姦賊
二六	補述	二	廿七	「見」改作「自」	這不但是嚴防自己免犯過失
三三	補述	三	廿一	「下」字添入「重見光明」	使全國在青天白日旗幟統治之下，重見光明
三七	補述	七	二十	「章」改作「學」	又如引道思想進步的文學
四一	補述	三	廿四	「二」改作「一」并在「段」字下添入「第二項」	本節第一段第二項是着重在求己以應世

頁數 欄別 行數 第幾字

(自右至左)

應改之錯漏字

改 成 正 文

四一	補述	四	八，九
四二	補述	六	十四
四七	補述	一	十七，八
四九	補述	五	十八
四九	補述	六	十五，六
五一	補述	四	四，五
五七	補述	七	一
六五	標題	十一	二
七四	補述	十一	二七
七六	註	十一	二十廿一
七七	補述	八	一
七九	補述	七	十三，四
八五	解釋	二	十五
八九	補述	十四	十六
九四	附註	三	廿七

「本段」改作「第二段」

「省」刪去

「識智」改作「智識」

「習」之下添「做」字

「疑懷」改作「懷疑」

「機汽」對調

「篇」下加「思想欄」

「其」改作「言」

「習」下加「根本肅清」

「各是」對調

「張」下加「學」

「所以」全刪去

空格填入「一」字

「儆」改爲「澆」

「想」改爲「患」

本節的第二段，是着重在知人以處世

自反以絕人之罪我

則對於智識

後者可以學習做音樂家

須要存着懷疑的態度

儆汽機一般的轉動

即在總篇思想欄的補述

聽言觀行

應當把舊日衙門那種腐敗敷衍耽

慣的惡習，根本肅清

就是各科室的長員

張學良楊虎城兩軍劫持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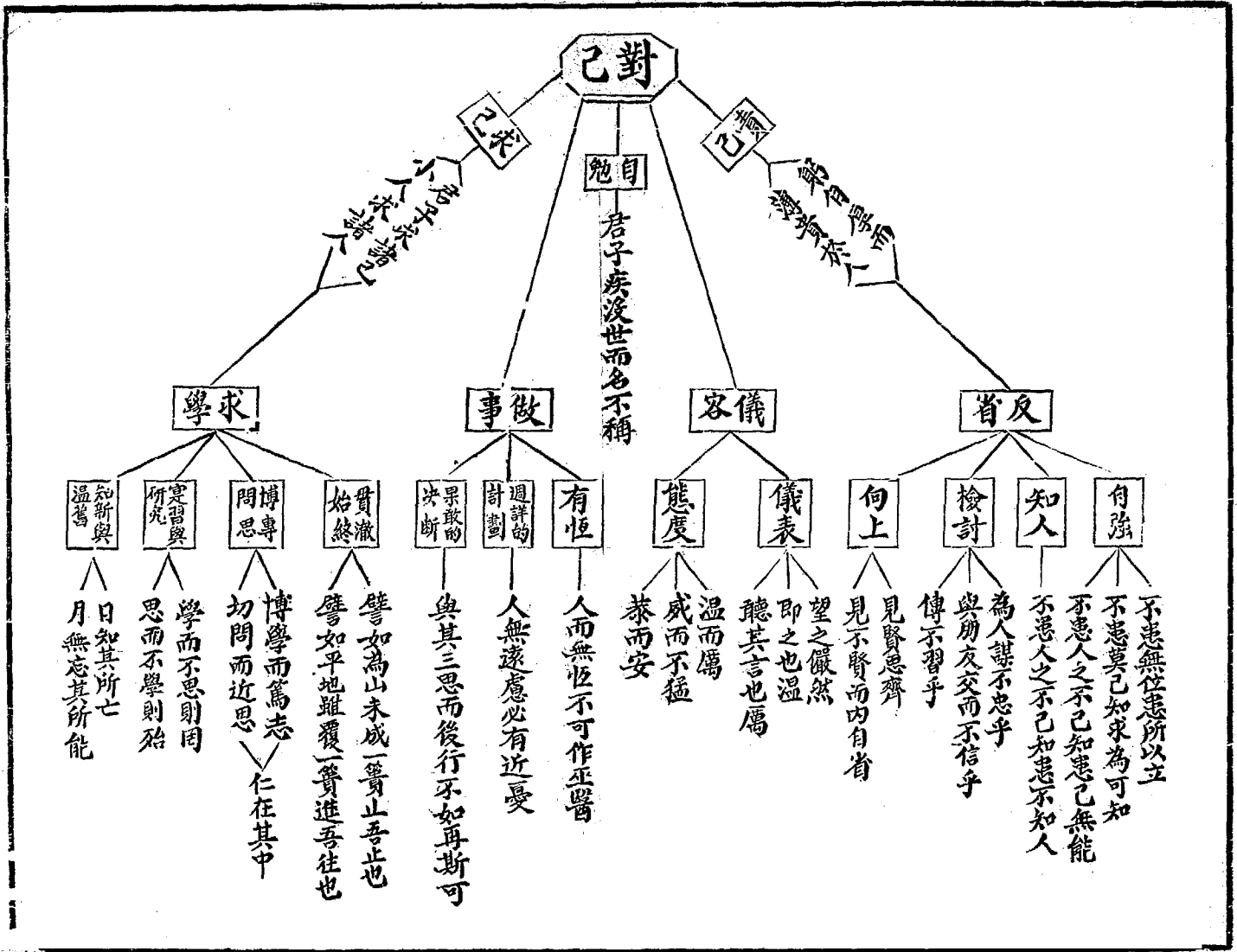
高道淳教人用人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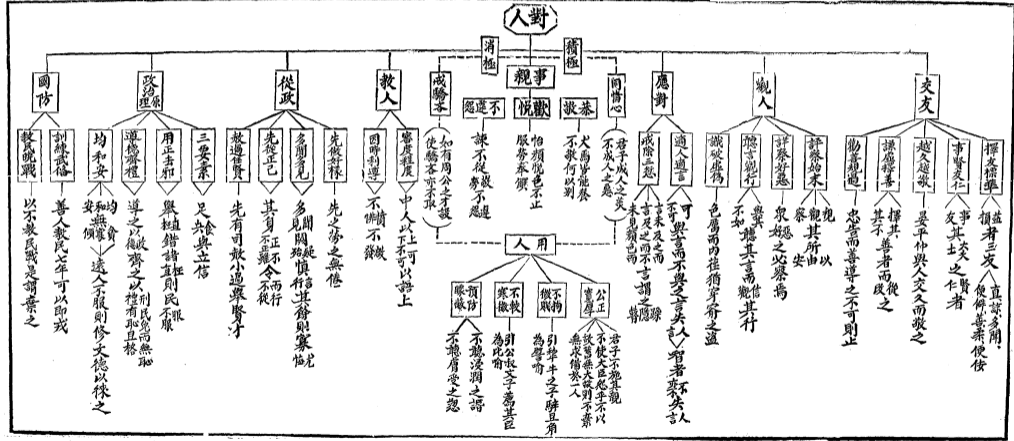
這三件不能任少一件的

但是近世風俗澆漓

不患貧而患不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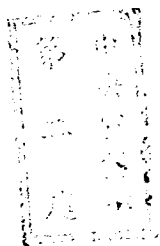
論語新編第一全章圖解葉源編製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再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論語新編釋全一冊

實價國幣十五元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編述者 葉 源

印刷者 潮陽 東壁印務局
貴嶼

校對者 詹 景 忠

總經理 廣東 揭陽 周美盛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10
1.1.1.1

10

449031